





### 美國人在青島的行爲

編者先生：青島接連發生兩次美軍電刑中國人的事件。一次是在天門路美軍火庫崗房內，在七月廿六日下午，該庫附近山上有難民王豐同、王相泰、吳元華、初振平四人正在拾柴，突被美哨兵發現，誤認爲竊盜；不問情由，即將此四人帶入崗房，以電線纏腳，通上高壓電流，迄至受刑者昏倒不省人事而止。另一次是在七月廿一日下午，大港碼頭美軍汽車修理廠內，又用同樣方法電刑苦力石增金、郭文藝。電後，又擬電另一工人陳立齋。陳立即逃避，當被捉回，擊破鼻部，流血昏倒。復用小號交流電機通以電流，至通過其心臟而止。

在青島美軍卡車撞死人，已成司空見慣。而這次用電刑，可謂別開生面的辦法。雖然從前日本也曾用過，但是現在美軍亦應用之。在青島，少有人在「竊盜犯」的名義下給槍殺了！其實竊盜犯是有的，不是旁人，正是美軍自己，由幾次美軍用品的大竊案即可證明。從今年元旦至現在美軍丟失一百多輛卡車和吉普，據說大半是監守自盜。竊犯與看守勾結妥當，由竊犯堂堂開出，守衛者作爲不知，事後則虛報劫盜。而中國人却做了替死鬼，六月間一個大雨滂沱的夜裏，兩個難民經過大連路美兵營附近給以「竊犯」的名義槍殺了。

魏德邁到中國是來搜集「資料」的，不知見了美軍所製造的一些彘淫，槍殺的「資料」後將作何感想？在魏氏離開的前（八月廿三日）晚青島美軍又無故把山大學生打了一頓。是晚十點左右，山大外文系學生劉景田訪友回來，至離校門約一百公尺左右，突遭五美兵圍毆。劉即用英語說明身份，美兵竟充耳不聞，繼續毆打，直打得劉頭破血流。此時山大校警已聽到呻吟，才趕到出事地點查看，當即同校打電話給美軍憲兵司令部，接着山大同學也湧出來一些，美軍才停止毆打。若非劉身體結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稍頃美軍卡車來了，看見大堆人，便橫衝直闖起來。第二天來了公報，還說是「互毆」。

廿六日爲魏德邁離華第二天。下午二時大港三號碼頭，有難民王家庭正在撈取因卸煤而沉入水底之碎煤時，有美軍一五〇號小艇經過該處，載美兵五人，中有一人無故將王捉住毒打一頓後，將其擲入水中。時附近有包船二隻見狀大驚，急向沉水處拯救，此五美兵竟獸性發作，托槍威嚇，致二包船船眼着同胞沉入水底；待美軍離去後，屍身已無蹤跡。三日後方被發現，經警察局報告法院就無聲無息的埋了。本月一號晚上，美軍又無故的在中山路國樂俱樂部附近打傷了兩個市府職員，一個記者爲這件事跟着到美憲兵司令部去了一趟，在一小時內，竟看見有四五件毆打中國人的事件。

招商局徐學禹經理來視察時，看見青島六個碼頭，美軍佔了三個半，其餘的一個是鹽碼頭，一個是煤碼頭，商用的碼頭僅餘半個。美軍不但佔據了碼頭的大部，飛機場也在控制之下，較好的房子是他們住着。前幾天遣送走了納粹，美軍曾向警察局要房子，弄得中國官方亦啼笑皆非。在青島，美軍可以直接行文給餐館業公會，要檢驗他們的食品；美軍可以往旅館、酒店上釘封條（禁止美軍入內的封條），中國官方對這些措施雖有所不滿，但在有傷「中美傳統友誼」的原因下都給輕輕的放了過去。

王樹魂 八月七日 青島

### 宋子文的捐款

編者先生：九月十四日大公報載南京專電：四中全會閉幕前，蔣總裁宣布宋子文決定捐獻本人所有在中國建設銀公司主要投資事業中之全部股份，如淮南煤礦鐵路公司、揚子電氣公司、漢口電氣公司等，以爲救濟抗戰及剿匪而殉難之黨員家屬。宋子文所捐獻的財產，數字達數千億之鉅。一舉而捐獻這許多錢，宋氏此事，做得漂亮。但其間涉及兩個問題：

一、抗戰殉難者，非國民黨黨員遠多於國民黨黨員。抗戰犧牲，同爲國家，宋氏何以獨厚於本黨殉難黨員的家屬，而薄於非國民黨殉難者的家屬？

二、宋氏之財富，係得之於全國而非得之於一黨，何以將其由全國得來之財產，於捐獻時局限於自己所屬之一黨，此實大有違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天下爲公」之精神。

楊不平 九月十四日 上海

### 極爲欣賞

編者先生：國民黨雖然暮氣，然而不乏人才。每次發表的宣言，言辭均極堂皇，用字亦甚工整，可作國文課外補充讀物。本人每逢報載此種宣言，必引喉朗誦，以消永晝。譬如此次四大大會所發宣言，其中不乏佳句，如：「此後祇要我們自尊而不自大，自反而不自餒，自信而不自滿，定能由歷史的成例來保證我們達到預期的目的。」又說：「我們要了解：不能自強不息的不是革命政黨，經不起譏蔑忍不住煎熬的不是革命黨員，我們願以黨的團結和奮鬥促進黨的新生，以黨的新生創造革命的動力，以革命的動力達成政治經濟的全面改革。」又說：「我們要不惜爲

保障民族生存而犧牲，爲實行民主憲政而奮鬥，爲改善人民生活而努力。」像這些句子都寫得非常好，本人極爲欣賞。

史明哲 九月十四日 南京

### 鹽稅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決定調整鹽稅稅率，竟達七倍左右；從一萬四千元，一萬六千元，驟增至十萬元。政府的財政政策，完全在加重平民的負擔。監察院和參政會對此事都無一言？

陸海藩 九月四日 南京

### 上海與政府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上海人，並且除了抗戰的幾年在外，其餘的三十幾年生命，都是在上海過的。但我雖然是上海人，却對上海並無好感。一般人常說上海是烏煙之淵，這點我且不說。我要說的，就是上海影響中國政局，以及政府遷到上海這一點。無論什麼事情，上海似乎永遠享受特殊的待遇，居于例外的地位。政府要是想有什麼改革，祇要上海一請願，政府就不得不遷就，改變通融，祇要上海一反對，政府就不得不考慮，甚或收回辦法，或擱下不提。往例甚多，不勝枚舉。政府雖然在事實上種種困難和顧慮，但是我認爲政府畢竟太沒有勇氣，太遷就那些商人財閥。政府自稱爲革命的政府，其實現在的政府還有什麼革命性？一個政府的施政，應以全國爲對象，應以最大多數的平民爲對象，決不應該把某些地方看得太重要，好像這個政府都是爲了這些地方而存在的一樣。我看到多年來政府忽視了全國貧苦人民的呼號與生活，而獨偏對於上海這一個都市如此遷就顧慮，實在不以爲然。

何光帽 九月十日 上海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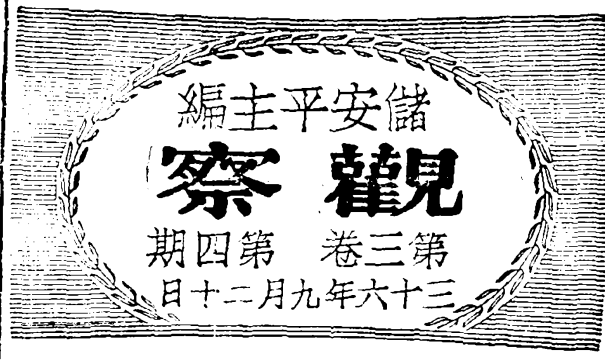
本週刊：每份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  
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吳之椿：北京大學教授

梁漱溟

吳恩植：北京大學教授

田汝康：英國倫敦大學研究生

胡慎明：聯勤司令部經理署秘書

戴露齡：武漢大學教授

# 大選與時局

吳之椿

最近報紙上關於大選的文字很多，但其中大部份都是文獻與官書，如法令條例之類，祇有一小部份是對於選舉問題的討論。即使大多數人民不關心或不懂得這樣一件國家大事，但在輿論上所激起的討論，也不應該如此微薄與單調。不但如此，更令人擔心的是各方面對此問題所懷抱的不安情緒。這種不安的情緒，瀰漫朝野，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中最具體而扼要的例子，無過於近來一連串關於大選應否延期的討論。在大選前夕的今天，大家都感到疑懼、徬徨、不安。大選舉行怎樣？不舉行怎樣？兩方面結果、效力、與前途又怎樣？古書上有句話說：『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嗚喘』，這正說明了今日人民之步與人民之聲，在此次大選前所表現的心理狀態。

本來一切的選舉，都含有若干成份的未知數，所以也都引起不安。內政將有甚麼措施，外交會有甚麼轉變；關稅將加或減，物價將貴或賤；已黨得甚麼結果，敵黨將有甚麼變遷；乃至於甚麼人將要陞官，甚麼人可以發財——這些的問題，照常情來推測，正是盤踞着一般選民的心中，尤其是一些對選舉結果感覺到直接政治或經濟利害的人們。這種的不安，是常情所能了解，也可以說是常情所能原諒的。現時一般民治國家在選舉前夕的情形，正是如此。但今日中國人民所表現的不安，却與此甚有不同。對今年的大選，儘有賢良方正之士，抱純潔情懷與滿腔熱望，想憑藉這種政治活動，導引中國進入初步的民主。這種人不但居於極少數，並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他們的可敬之處。此外是政治圈內的人們，熙熙攘攘，盡情忙碌。其中不乏其人與其事，與其說是為準備與佈置，不如說是為大選搬場與導演。他們的興高彩烈，是別有打算的，可惜完全文不對題。除了這些現象以外，民間一般在大選前夕的表現，是普遍的淡漠，廣泛的憂鬱。這現象在日日鬧着嚴重經濟恐慌的背景之中，更增加了陰慘。最可注意的，是在大選時候應該提出來的問題，幾乎沒有一件被人提出，暴露於輿論壇上，以供選民之擇決。例如：農業怎樣改革，工業怎樣復興，對美蘇的外交怎樣處，對德日的和約怎樣擬，這些以及其他諸般大問題，看起來都似乎被摒諸大選範圍之外了。大體說來，今日一般人民，在行使他們基本政治權利的時候，不會也無力將這些問題逼了出來討論，是可以了解與同情的。在今日如此的時局之下，他們救死不遑，老實說是無多少閒情逸致來顧到這些問題了。所以今年的大選，似乎是不曾發現選舉有問題。但選舉的問題之未被發現，並非即是選舉無問題。有選舉而無選舉的問題——人與事——這情形一部份是由於中國政黨的年幼與政黨組織之不嚴密，但只是一小部份的。最基本的因素，就是當此大選的前夕，在一般人民的心中，正盤旋着民族存亡與個人生死的大問題，也就是今日的時局問題。我們無法否認，這是今日每個中國人心中最大的問題。這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的關係，又屬渺小之至了。年來政府的重大措施，一般人民所衡量的，首先是怎樣影響到民族前途以及他們自己的生死。大選既然是近來最重大的一種措施，它對此基本問題將發生甚麼作用，在今日的人心中，看不出半點光明。最樂觀的安慰，只能看到一些渺茫與遙遠的景色而已。在此種情形下，今日中國人民在大選前夕所表現的不安、悵涼、慘苦，不是別的實行選舉制度的民族所能容易了解。這就是今天的實情，所謂大選延期之說，就應運而生，也就是表現各方的不安，並設法挽救或減輕這種不安的企圖。吾人願對此略加申述。

贊成與反對延期大選之說，來自不同的各方面。其中也許有別有動機的，但不應與本題攙混在一起。我現在舉出贊成的兩例與反對的兩例。贊成的一例是廣東國大代表所說：「在此內亂外患交相益迫之際，普選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倘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草率從事，違反民意，開選政惡例，影響憲政前途至大」。其次一例是武漢省市參議會同人與國大及參政會留鄂同人上主席書上所說：「普選固為選政於民之必要措施而應依法進行者。然以今日共匪之猖獗，時機之迫切，與夫民主風習尚未養成，是否能合理合法如期完成普選，殊成問題。縱勉力進行，必然引起社會普遍之紛擾，分散戡亂之力量，是憲未行而國家人民先受其累矣」。八月三十一日漢口的日報所載（像武漢人士的議論，其可注意之處，不但是對今年大選表示極度的懷疑與憂懼，並且這些人都是極端擁護政府的黨政軍方面的領袖與社會上的人士。在一般的情形下，這些人很不容易發出與政府步調不同的言論。現在他們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他們在良心上，對這問題感覺到極大的不安。反對延期大選的第一例，我可以舉出王寵惠先生的話。他的意思是說：大選是國民大會所定，只有國大可以變更它。我們應該守法，如期大選。除守法以外，沒有別的路徑。王先生的話，表面鎮靜，中心與別人一樣徬徨。純然站在法律立場而言，這話似乎是無懈可擊。不過，他的話是避開了現實問題，將它隱藏在法律的字面背後。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企圖用法律的條文來搪塞困難。連他自己也知道，多少法律是與時代不合，因而產生困難，甚至於革命。其次一例是孫科先生所說：「反大選即反民主」。這一類的話，最低的批評是越出範圍。有地位的人，尤其是不應該說。政治上最好不輕易說別人是反民主，反革命，反政府或自己。這一類的話，充分表現內心無主，對問題無辦法，對現實失控制，才有這樣手忙腳亂的表情出來。綜合以上所說，國內有喉舌的人士，對當前的大選及其結果，失去自信，缺乏公信，徘徊疑慮，莫知所從。在那些曬吧民衆中，更是一片淡漠與滿腔憂鬱。橫梗在全國上下人士心中的大問題，是時局的不安，與大選可能引起的更大的不安。很顯然的，時局是中國今年大選中最主要的題目。

選舉是近代國家的政治工具，人們應該用它產生結果，解決問題。不能產生結果解決問題的選舉，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早一點不如晚一點。國家的大問題，無慮萬千。很顯然的，最基本的問題應該先解決，最急切的問題應該早解決。大家對於今年選舉問題的判斷，如果撇開枝葉而求獲得一個扼要的觀點，似乎應該採取這麼一個標準。選舉是一種選擇（事與人）選這個人，擇那件事，孤立的看可能是些枝葉。在這些以外與以上，還有更重要的選擇，就是這個

國家未來的國是，必須憑這個選舉來決定。尤其是在一個非常時期的大選，更明顯的是如此。這次大戰以後，英國選舉工黨而揚棄保守黨的領導，便是最清楚的一例。其實，現代的選舉，都應該具有這麼一幅情景與意義，也都應該使這幅情景與意義，顯現出來，使全國人民與全世界，都明瞭它的結果。但這得假定，選舉是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用選舉決定大事，是近代人的工具，這與古代人用占卜以決大事，用意沒有甚麼分別。說起來無甚奧妙，但選舉必須對一國的大事有所決定。今日中國最重要最急迫的大事，無過於時局問題。我們既然決定，今年舉行大選，就應該首先企圖，從這個大選的過程與結果之中求得一個解決時局的方向與道路。所以首先應當將這個問題交給大選來推敲，啓發與決定。自然，中國的現實問題很複雜，有長久的歷史，也有黨派恩怨的穿插，決難完全受理論的支配。這些複雜情形與黨派以及人事一類的恩怨，不是選舉票所能解決的。我們要用西方的形式，將時局的問題交付選民判決，自然是極其困難。這些顧慮，理所應有，然而是不相干的。即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中，與這樣的教育水準與政治知識的情形之下，我們還可以從人民的默然意向之中，掏出他們對於時局問題的大致向背。至少我們應該向這個方向去努力與嘗試。現在的情形，時局與大選成為截然的兩回事，各不相干，並且是背道而馳。一方面時局問題被摒諸大選的範圍以外。另一方面，這兩回事的勞力是互相抵消了。因為，選舉是以和平方式，代替武力方式，解決政爭。現在是兩種方式，並駕齊驅，那就很難看出政策的重點之所在了。人情都是一樣，只有在劇烈的內心衝突的時候，才覺感到徬徨，失望與不安。現在中國人民的徬徨，失望與不安，普遍而深刻。根本原因，還是這兩種方式，兩種觀點的衝突，所以很難有立起沉疴的希望。但我們不應當因此失望，而應當知道沉疴，改變方向。照現代的情形看，即使有一個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大選，也難立即解決目前的時局。但我們應該使任何大選，幫助我們向着這個方向，逐步的接近。照這樣看，今年的大選，實有根本重加考慮的必要。任何重加考慮的步驟，在民間必然立刻引起輕鬆的快感，因為這方向是對的。重新考慮大選問題所應當顧到的事情很多，延期與否，不過只是一端而已。人們所提出來的困難，如經費、地方秩序等等，本身因非小事，但仍非主要的困難所在。主要的關鍵，是在使大選與時局，發生聯繫。政府以何種方式，在何種時間，何種地方，舉行大選，都應使時局因此一選，獲得解決，或至少走上解決之路。但現時政府所舉出來的大選目的，却別有所在。這目的是在「行憲」。

選舉以行憲，在次序上與邏輯上都不能沒有問題。選舉是憲政的一部份，只有在有憲政的條件之下，可以得着符合民意的選舉，這是大根本與大前提。譬如說，選舉有賴乎政黨，而政黨必服從民意。選舉重討論，而討論必須言論完全自由。有了這些，然後有憲政，然後才是行憲。形式上是否依條文而行，甚或歷根兒有無這些憲法的條文，最後說起來，是次要的。我們也都明白，現時大家所說的行憲，是狹義的指以法定方式產生國家行政立法的負責人，這些當然是重要的事。但這些必須以選舉的根本問題獲得解決為基本。還有一層，我們不要忘記，尤其是不要使民間注意錯誤，就是除這狹義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廣義行憲。照廣義說來，政府不能行憲，它是被行憲的。照歷史與常識講，憲政的重點尤其是在政府合憲，官吏守法。行憲的是人民而不是政府。過去政府行「訓」的結果在那裏？我們更不希望對於今後的「憲」，再以「行」了之。在廣義行憲的工作裏，最重要的幾件事，如保障人身自由，完全開放言論等等，都是憲政起碼的條件，也是任何政黨政治與選舉的基礎。朝野上下，對於這些條件與產生真正符合民意的大選，必須確實的具有信念。現在的情形很難說了。我只擔心，時局的緊張加強，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所施的壓力只有越來越大。所以近來連續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的文告，也只是增加了我們對於這些

的事擔心。政府可以說是違心或力不從心，但不能因此減輕責任，或倖免若干極其不利的後果。事實的演進往往是難於控制的。最近的教訓，如武漢大學事件，在國內外所給予政府的損害，聲望的與物質的，是無法計算的。我們如果要行憲，應在這些基本方面，忠誠的履行，切實的做到。

照現在的情形看，政府對於今年的大選，是勢在必行。在如此情形下，這很少其他的幻想。我的用意，只在提出一個重點。參加大選的人們，與被選的，如能使這次的大選，對時局的澄清，有所補益，才算是抓住了主題，並產生了一些兒效果。我已說過，這問題的關鍵，是在大選與時局的關係。我們應該針對一些關鍵，對大選重加考慮，延期或不延期，只是困難的一部份。最後，支持今年大選的言論，還有一說，他們認為民主政治重在學習，大選是政治生活中最好的訓練。這一說不可否認，但用在地方選舉，似乎更為有力，也對一般人民的生活，更為接近。對於民主政治的訓練，能從大選獲得的，一樣可以從省市選舉獲得。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這裏也有一個絕大的前提。省市政治生活的水準，不能完全脫離全國的水準。一般的限制是相通的。例

#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 (上)

梁漱溟

何謂「選災」？此指全國大選舉之為災而言。我並不敢杜撰此怪名詞。這是十年前（民國廿五年）全國舉辦國民大會代表普選時，善於取謔底吳稚暉老先生所創造。當時吳老看了各地為選舉而鬧得舉國騷然，雞犬不寧，公私耗財之鉅，社會風紀秩序破壞之烈，鄉里友好結怨成仇，傷亡而繼之以詞訟，精神物質一切損失之無法計算；於是從其惻惻之懷，發為諷刺之言。他歎息於水災、旱災、風災、蟲災……任何一種災，亦沒有這「選災」普遍而深入。這確是個古所未有，比什麼都重大底災禍。然而不幸底很，今年我們在許多水災（兩廣成都各處）旱災（山西河北等處）和兵災外，又將有一次遭重大底選災到來。

我想不待我來預告，有心人誰不看到這裏？但儘管看到，却無人敢說個「不」字。此非謂政令所在，不敢違抗。根本上在「民主」「憲政」這一類仙符神咒之下，人們已經失去了懷疑反抗的知能。大家好像說，「選舉怎能不辦」？要行憲政既成了天經地義；憲政則必從選舉作起；而選舉在一般意識中就只有歐美通行那套方式。於是明知其為災為禍，亦只有將就忍受，或且還妄想從災禍中收得符咒之效（實現憲政）。正為如此，我願借此機會向國人再一度提出我說過底話，即令災難非受不可，亦不白受，而從中體認些道理出來，以為今後改圖張本。

現在世界上除蘇聯外，各國政治制度實皆淵源於英國。此英國式政治，原

是我早所傾服底。我自己從國人之後，熱心於中國政治改造者四十年，其前半段思想，要不外此。讀者試檢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民國十年出版），即可證明。其有所覺悟而轉變，約經過四五年功夫（詳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六——二五頁，中華書局版）；到民國十六年乃斷定中國不能學西洋，中國必自家開路來走。我之致力鄉村運動，即從這裏來。所以我之不同意一般所謂憲政及其所包舍之選舉者，既二十年於茲。二十年間，或語或默，但從無更改。所有其反對理論暨正面主張，過去則見於「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二書；今後則將更仔細更鄭重臚陳於國人之前。此文分三段進行於下。

一

中國需要民主，亦需要憲政；不過民主憲政在中國，都要從其固有文化引申發揮，而剴切於其當前事實，不能襲取外國制度。——這是我經過四十年用心所得結論；其內容自非一言可盡，但大意只是如此而已。而以我的標準分判，今天所要行底憲政，却仍然是外國制度，於固有文化無據，於當前事實不合。

五六十年来中國的政治改造運動，可大別為一個前期底，一個後期底。前期運動蓋感受西洋近代潮流而來，其所嚮往者為英國式之憲政。此起自清季之變法維新，約訖於民國十年左右，可以民十二曹錕憲法之公布告一結束。後期運動，則感受歐戰後共產革命潮流而來，其所嚮往者為蘇聯式之黨治。此起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訖於抗戰前後為止。抗戰前夕和抗戰中，國內各方皆有很大變化。第一，作為後期代表底共產黨有顯著之轉變，已人所共見。第二，當政之國民黨準備行憲（制憲之國民大會已辦選舉），對黨外各黨派已承認其存在（先後有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等機關）。第三，可作為一中間勢力看底中國民主同盟之出現在政治上。凡此變化演至抗戰勝利，政治協商，產生憲草修正案（不完全），而達其最高峯。今年之制憲行憲，看似繼續完成其事，實則又轉了灣。然這些皆不關重要。現在所要問底，此一段歷史（從抗戰到今天，乃至其後）究竟應當如何認識之，估量之？照最樂觀看法，便把它算作前期後期之一種匯合交融，而為中國政治改造的成熟結果。然究竟有多少人這樣相信，似頗可疑。恕我不這樣想。依我看，此一段不過前期運動之一種迴光返照，並沒有把後期運動之意義價值融取吸收在內；對於中國歷史文化更接

不上頭，中國的政治改造不可能結果於此。

此一論斷，要作說明亦頗費許多話。這裏只簡單地指出幾點來。

第一，作為後期運動代表底，第一自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在此段內大講其「新民主主義」，內容可暫不問；但他放棄了他的蘇維埃，放棄了他「黨治」，而行所謂「三三制」（在政府和議會中都是他們自己只居三分之一，而讓國民黨佔一份，其他佔一份），則其在政治改造上所持態度，縱非全然轉向於前期運動，却極其接近，是不可否認底了。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草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那些情節呢！

第二，作為後期運動代表底，第二便是十三年改組後之國民黨。此國民黨生命亦可以說一直延續未斷，却幾經變質，亦世所公認。它在此段內為國內國外大勢所迫，不得不慢慢放棄他的「黨治」，而承認各黨並存，由後期轉回前期，事實具在，不煩多說。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草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底一段情節呢！

第三，當後期運動方興正盛之時，敢於逆着方向，代表前期運動而活動底，是青年黨（國家主義派）和國社黨（今民社黨）。因為「少年中國學會」分家之結果，一邊走向共產黨，一邊才成了青年黨。而國社黨則係沿梁任公一派系而來。無論從他們歷史上說，從他們思想主張上說，這兩黨都是道地底前期代表物。民十六七年來北伐以來，曾慘受壓迫，而在此段內則出面活動，頗為拾頭（特別是今天）。此種情勢之演變，當然象徵前期運動之復活；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草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那情節呢！

上文已指出此一段歷史發展之最高峯，為政協憲草修正案。此案既為各方協商之結果，則此一時期大家的思想要求是什麼，正可由它代表。我之所以敢於如上之論斷，亦就是根據於它而來。它之所產生，却是這樣底：

本來有三種不同藍本，可供中國選擇。第一，便是淵源於英國，而泛濫於世界底，所謂憲政。儘管其間出入甚大，變化多端，可任人剪裁拼攏；却仍不失其為一套藍本。第二，便是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之一套。雖「總理遺教」具在，而在國民黨內已言人人殊，遑論黨外，所以亦儘可自由運用，而終不失為一套藍本。第三，便在蘇聯自其革命以來底幾次憲法。它因自成一格，不為恆情所許，但同有憲法之號，則亦未嘗不可取材。在這三者之間，從勝利後底國際國內情勢看，似已趨重於第一藍本。而第二藍本以有當政第一大黨之支持，當然亦不可輕視。唯第三最沒有勢力，殆可不必置論。問題就只在第一與第二之間了。再就當時政協內部情勢分析之：

民主同盟，是屬於第一方面底。因其本身新通過底綱領，關於政治部分，就完全是這一套（註：通過時我遠在廣西，不知其事）。況且有善談憲法底張君勳先生居首，而別有懷抱底我，則決定不發言。

青年黨，是屬於第一方面底；它夙來主張如此。

無黨派之社會賢達九人，雖不盡知其詳，但不素發言較多如王雲五傅斯年諸公，都屬於第一方面底。

特別是中共，當周恩來從延安回渝，初晤馬歇爾，就聲稱他們願要英美式憲法。假如能像美憲那樣，他們便滿意極了，怕不可得。這話後來事實證明完全不假。

政協五單位，四個是這樣。或說，除了當政之國民黨外，在野方面已屬一致。至於國民黨，自家要站在孫先生學說立場上，固不待言。所不可知者，究取如何解釋，以及讓步可至如何程度。

大勢所趨，既不可取一舍一，只有讓二者之調和折衷。而此事則大為不易。孫先生設想之一套政制，姑無論其價值如何，乃至不論其通不通，不論其某些處難得確解；但其自具匠心，而立意要不同乎英國式政制，誰亦得承認。試問這樣來調和？在廿八九年，即曾失敗過一次。廿八年九月國民參政會通過實施憲政案，曾成立「一憲政期成會」，所有各黨派人物亦皆網羅在內，同今天差不多。憲政期成會亦負着對於「五五憲草」擬具修正意見之任務，亦曾產生了一部修正案。那修正案亦是要調和二者，並且同樣是想在五種形式下容納英國政制（大致立法院仍屬治權不動，國民大會三年一開，而由其中產出一國民議會，相當有巴力門之用）。廿九年春，提到參政大會上，經孫（代表立法院說明原草案）蔣（時兼議長）二公兩篇演說駁斥，毫無結果而終。此足見這篇文章確作。

不料張君勳先生雖失敗於前，卒能成功於後。上次他居起草人之一，集衆人心血而未能有成；此次他獨出心裁，却說服了大眾。第一，他以當真實行直接民權不要國大代表的方法，把國民大會化歸無形。這樣，就替巴力門解除一最大妨礙。第二，他徑直把監察立法院收納進來，變作上下兩院。這樣，既使它不致礙手礙腳，且亦免再增設機關（如國民議政會之類）之煩勞。第三，他要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得行不信任投票。這樣，就使英國式內閣得以出現。如此種種設計，遂令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贊成。尤其是周恩來，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如獲至寶。但只在野各方願意不行，還看國民黨對此如何。於此，最難得底便是孫先生首先贊成。他是孫中山先生令嗣，又是

「五五憲草」原起草時之主持人。他既對這種修正點頭，國民黨代表們就接受了。不過四次小組會，一篇巧妙大文章便慶成功。（註：成立十二條原則，非整部修正案）。

其後，雖有波折——此種修正，國民黨人間之大譁。三月初，中央全會上激烈聚訟。孫等向中共民盟懇商修改。三月十五夜，在國民政府開憲草議會，周恩來得君勳同意，作三大重要讓步：（一）國大復歸於有形；（二）刪去不信任投票；（三）省憲取消。雖遺留下了糾紛——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問題，未商得彼此同意之條文，還有其他未完事項，憲草修正案並未正式成立；而政府遂爾據以制憲，中共民盟不予承認。雖前途尚未知稅駕何所。然就今天所言行底憲政來說，其所據為第一藍本，其性質不出乎我所謂前期運動，則無可置疑。那麼，從清末民初到今天，中國人雖多活了三四十年，儘外面世界全已改觀，而我們的政治改造——對二千年傳統政治之改造——却又回頭溫習其清末民初之所為了！豈不可哀！

在這話內，絕未有輕視英國式憲政之意；——毋寧說，我始終傾服。尤其西洋近代潮流對人生之貢獻，誰看不見。中國人素陋於此，正應該留意。然在此三四十年世界上湧現一大社會主義蘇維埃埃聯邦，我們就不從他那裏得些啓發？何以我們竟於它絕無所取？論起來共產黨國民黨都是他的徒弟，自應多有領會。但是我在政協中，除聽見陳代表立夫說「國民黨行一黨制本於蘇聯，今要行多黨絕無所容；唯一黨多黨各具理論，不必據此而非彼」一段話，表示過失事不必論而外，即無所聞。

尤其是令我不能不長歎息者：前期運動是感受外面一有力刺激而來；後期運動又是感受外面另一有力刺激而來。中國政治改造之無成，皆為其太被動於外面缺乏自覺。然前期運動過去了，後期運動過去了，到今天這第三段上還不自覺嗎？何以三四十年日子都白過，於自身歷史固有文化終無認識，而仍在盲目學西洋？——所謂可哀實在此。

## 二

學西洋，夫何能不學？但不應仍在盲目中學。到今天仍在盲目學西洋，此所以說它只是前期運動之回潮而已也。要從這一面來批評今之憲政，應得寫一本專書。此處只極粗極粗言之，一為提示而已。

凡一制度之立，一面是針對着它的問題求解決，一面必憑藉它現有形勢為運用。而此二者，則因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各處不同。各處制度因之而未易相

要。各處歷史、社會之不同，其間差度亦復不等。然都沒有像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之翹然獨異迥然相遠底。試看：歷史長久文化昌盛如中國，農民暴動類似革命之事，雖屢見不鮮，而從不聞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這就證明其歷史根本不同於西洋，社會根本不同於西洋，並不是什麼落後不及。落後不及者，容或要一步一趨，追從他人蹊徑。彼此歷史不同社會不同者，何得如此？

中西歷史中西社會怎樣不同？極簡單地說，歐洲人從來過着集團而鬥爭，鬥爭而集團底生活；而我們則大體上過着散漫而和平，和平而散漫底生活。團體公共之事，謂之政治。要求參預政治，即團體之事必要給我預聞。要求自由，即抗拒團體過分之干涉壓迫，而劃分羣己之界。民主者，承認旁人之謂也。承認公共之事大家皆得預聞，承認人各有其自由，就是民主。憲政則是一種制度；借了它，得保證民主之日即將開展。西洋當中世紀之後半，近世之初期，宗教、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特別表見分離、對立、競爭、鬥爭、凌亂、暴亂……之情形。在其間，分中有合、唯一是「民族國家」之形成。而民主和憲政，則不外是使這些在一國之內，變得有條理，有秩序，有軌道之可循。其道即在互相承認而互相制裁。分離還是分離，對立還是對立，競爭還是競爭，鬥爭還是鬥爭，祇是免除了凌亂暴亂。暴亂之力，亦未消未滅，但一齊用向國外去。國家是現有之最高團體；在它以內有秩序，在它之外無秩序。憲政者，無他，只是在這西洋國家內部一種有爭而無亂之道而已。其為「集團而鬥爭，鬥爭而集團」，仍然未變；不過團體內組織得更好，對外鬥爭起來，其力更大。

但中國是什麼呢？中國是和合統一底一個大單位。它的統一，與其說在政治，毋寧說在文化；與其把它作為一政治單位看，毋寧作為一文化單位看。二千年來，它是不像國家底國家；它以不要政治為政治。所以有人曾說一句妙語：近代的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中國人自二千年之古昔，已把國家當作「不必要之惡」了。（日本學者長谷川閑如是言）。蓋一切國家都是階級統治。它則缺乏階級，雜言統治；只是一消極相安之局，而非一積極統治之局。在內則缺乏階級意識；在外則缺乏國家意識。其散漫即此可徵；其和平即此可徵。綜千言為一語：像西洋那樣處處可以見到「對抗之力」者，在它這裏最看不到。難道它這裏就無爭奪，無叛亂，無相競相抗之事？當然不是這般說。在它全部文化氣息上，在它全部歷史事實上，和合統一正是正面，是其本行本色；這些雖有，只是負面或變例，間難於其中。不同乎西洋，競爭鬥爭是其正

面文章所在。在中國，理性開發最早。它一貫地尊尚理性而不尚強力；貴讓，而恥於爭。往者英國羅素來游中國，歸而著「中國之問題」，曾一再地教說：

世有不屑於戰爭之民族乎？中國人是已。中國人天然態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

道德上之品性為中國人所特長。……於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氣和」最為可貴；所謂「心平氣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言決是已。

中國人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與尼采之道相反而已。不幸此性質不利於鬥爭；然實為無上之美德。

他的話正非無所見。唯理性與謙讓，得和合；唯和合，得統一。其統一之道在此；其卒以開拓如此之大，綿續如此之久者，胥在此。

如此混文無力與世無爭之中國，近百年忽遭遇了像前所說底近代西洋國家，其必無幸，夫何待言。喪敗之餘，對西洋乃不勝其欣羨，而以學他為自救之道，蓋亦勢所必至。六十年來之謀國者，總是嚮往西洋而初不悟西洋之不可學。

現在看來，顯然不可學者，第一自然是其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即其對外鬥爭侵略之一面。中國儘可以成一「泱泱大國」，却天然無法同他們爭強鬥勝。而且相遇之下，只有自己認輸，不必更作他想。因為彼此根本是兩個事，學不來。學不成他，只毀了自己；所謂「邯鄲學步，並失其故步」。但不可學者，又豈止此一面呢？在他內外原是一貫底；其內部之一套亦就有不可得而學者在。自然，其內外還有不同。在內有民主有憲政，在外沒有（近乃稍稍有此傾向）。民主、憲政即有與我們精神相通之處。上文說過，民主就是承認

旁人；承認旁人，即與怒、謙、讓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簡人本位，便有問題。上文又說，憲政是其有爭而無亂之道；無亂即與禮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爭，便有問題。除第一次大戰後風氣漸變外，「簡人本位，自由競爭」是近代西洋社會所最得力處，亦是我們最不可得而學之之處。

簡人本位，自由競爭，適足以加重我們散漫之病，而不能救治它，隨後常論列。此所謂不可學，是指與我固有精神、優良傳統相悖。試以選舉競爭為例來講。在我必有選災；在西洋却不一定如此嚴重。因為在他們確實經過改良進步而來。

古之民不識從眾之義也。有一議，十人之中，為七人之所合；古不以是為可用也。此自今觀之，若甚怪者；然事歷史，固無可疑。（中略）非有三占從二之術，其何以定之乎？曰出古探凡（投票）均非所用。一議未



決，考於舊章；舊章不足，乃為調停。調停不能，唯有戰耳。勝者得之，負者嗟者。（中略）凡所以決疑定爭者，大抵皆出於門。選舉之爭，亦猶是耳。門而勝，則勝家簇擁其所舉者，以責之於有司；有司受之，書其名以傳之於國會。今日報章每及議院之選舉，所用之成語皆沿於古初。其爭選也，無殊其戰也。此非借喻而已，蓋古之事實，流傳於文字間也。（中略）其始，出於實門；寔假乃名為門，而一黨之人勝焉。雖然，何黨？自使物而不平等也，則範之最衆者。此計數多寡以為勝負之所由也。而出古之法，亦從之以始。其始之出古，非若今之書名投匭也，衆各呼其所舉之名，為譁諫。所舉者，其聲洪以聞；所寡者，其聲微以弱；此其以衆蝕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而衆寡之數略均，又無以辨也。於是乎效戰陣之行列，而料簡其人數；此亦古法也。今日國會選舉，所不敢以此法行之者，恐民將由今之文，而反古之質也。故雍容捐讓之術行矣，則出古是爾。

（見嚴譯名著社會通詮第一二〇——一二二頁）

這是可資底歷史敘述，使我們知道西洋人怎樣漸漸理性化（風度）理智化（技巧），以成今日局面。幾百年來，他們精神向上走，當然氣象光昌，成就得今日文物之盛。不要說，幾經改進後底選舉即有些毛病，不致成災。即在當日實門一番，不免死傷，亦痛快淋漓大真可愛；所失有限，不足深惜。却是在中國今日就不然了。中國古時行鄉舉里選，後來歷代史書還多有「選舉志」。那完全與今日所行同名而異實。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底猶可；唯自己出頭競選，視然不以為恥，實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謙是什麼？謙是從向上心來底，而與向上心為一事。中國人向上心萌發最早；古語「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其情蓋可見。有向上心，而所以自責自勉者恒若莫能至，莫能勝；夫何能不謙？有向上心，必自覺種種不足，而服善推賢之心油然而莫能已；夫何能不謙？謙則精神渾然收聚於內而向上，斯則中國人之道也。由中國人之道，則必謙；謙本是中國人之道。後來人的謙，未必真；流俗人的謙，未必真。不真，不足貴。然猶勝於視然無恥，不顧一切，以逞其所慾者。不為逞其所慾，他不曾出頭逞其幹。逞然之人，就是中國所最

不許可底，以其向上之心，不可見也。中國並沒有禁慾底宗教，而自來鄙視慾望者，正為其與向上心不相容耳。逞慾而亡恥，則其無所不至，自在意中。此其所以可怕也！外國競選雖有弊，大致總過得去；彼固有其數百年所養者（法治之效，習慣之成、條件之備、一般道德水準、知識水準）在也。中國而言競選，一切無所循，無所據，無所養，多數老百姓茫然不知所謂，只有聽任此無

所不至之人表演其無所不至而已；尙何災之不成？打架鬥毆，有形之災亦既慘矣；社會風紀鄉里人情之無形破壞，尤遺禍無窮。不但求為改進後之西洋選舉不可得；即求為西洋古代一場鬪鬥，亦豈可得？它除了醜惡，還是醜惡，別無所有！

至於此其間，沒有民意可表見出來，是不待言底。唯公平之選舉，才見民意。一般老百姓無錢、無勢、無知、無膽、無空閒、無興趣……，試問他們的意思何從表見？其結果，當然只是既成勢力底那些新舊惡勢力之一度取得民選美名，更加他們一層合法保障而已。

總結一言：選舉競爭在西洋，本從其古人粗樸行動之漸漸理性化理智化而來，為數百年精神向上走之結果，其事當然可行。當然可資之以建立民主政治。但中國的歷史文化完全兩樣；今要學他，便與固有美德相悖，却是精神向下去了。匪獨民主政治不能資以建立，其後果之惡，將不可言。我之所謂不可學者，謂此。

凡與民族固有精神優良傳統相悖之事，不可行；行之，便是自取毀滅。中國幾十年來，禍亂愈演愈烈，到今天去毀滅不遠，皆在此。選災是其一，最直捷之果也。所以借它來一為指點。其餘請參看舊著。——舊著論近代西洋民主政治與中國精神不合者有四點，此為其一。

我之覺察及此，亦復甚遲。那是在民國十一年；我之用心於中國政治改造問題而繼之以行動者，既十數年矣。有所察覺，仍不敢斷定。直至民國十六年，又看了一般後期運動（黨軍北伐），乃斷然一併否認之而無所疑。於是南游廣州，沉默以觀世變，更從事實以求印證。十九年乃始向社會公開發表言論。其時北方開一擴大會議，南京統治動搖，黨內黨外反對憲法者紛紛然以民主憲政為言。我嘆息其又回潮到前期運動，所以有一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之號召。不料十七八年後之今日，此回潮之餘波猶在蕩漾未已；則甚矣，覺悟之不易也！這一而不能不使人着急，一面亦竊歎學術未明——中西歷史文化之對照比較未易，覺悟其從何來？覺悟貴乎確實明切，輕易得之不如困而知之。我固切盼國人之覺悟及此，尤盼學術界之努力！

茲姑以簡捷之言，結束此段之文：我們三十多年到今天，最苦最大之問題，豈非國內之和平不統一？也無他，正為在中國本來是（唯和合得統一）（見前），以競爭鬥爭之西洋精神之輸入而破壞。英國憲政下之統一，得力於競爭；蘇聯黨治下之統一，取得於鬥爭；中國過去消極之統一，則於和合（相安）得之。此各有其道，不可以相易；易之，則性命不保！在英蘇猶且不可以相易

；況於以西洋易中國？中國過去之消極統一，得之於和合；中國今後之積極統一，尤必求之於和合（合作）。和合本是中國人之道，不能易也。昧者不察，於一黨控制走不通之時，則又欲以多黨互競易之。於互相競爭又顧慮其不合時勢需要，則曰政黨休戰。「五年休戰」！「十年休戰」！（張君勳之言）。然而像「箝制與均衡」，政黨分立，選舉競爭……之一套，既完全移植到中國來，整箇精神氣象不對，「休戰」「休戰」的話曾何足以救之？亦適見其自爲矛盾而已！

唯西洋人有其近代之精神，是以有其現代之成就，誰得而否認之。然其精神偏向外用，却遺漏了人的自己。至於今日，物的控制成功而人反不能自主其命運。「名義上人對物作主，實際上等於物作了主去」。（潘光旦先生語，見觀察一卷二期「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文）。自古天災所不能毀滅之人類，今且自行毀滅於人禍。由今日世界和平問題所予人類之警告，豈唯中國人在國內不能學走西洋競爭鬥爭之路，怕是西洋人在國際間亦須改變其一向作風，而學走中國和合之路。

從近百年中國之失敗於西洋，以至於今，中國人之所短盡已暴露於世。然以自古獨創之文化，維持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而不墜，在空間上開拓之大，在時間上綿續之久，在文化上融合同化於內者程度之高，放射影響於四周者之遠，

# 論人性與私產

吳恩裕

政治學者必須認識人性，因為政治學是研究人類政治活動及其產果的科學。不了解人的性質，從事政治不會成功，製定政策不會應用，創立理論也不會實現。

但是研究人性不是咀咒或誇獎人性。罵人性是惡的，只是咀咒人性；譽人性爲善的，只是誇獎人性，這都不是了解人性。了解既尚未作到，遑論補救其缺陷？研究人性更不是阻礙或修正人性。因爲照本文以下所講之基本的人性，是不能被阻礙或修改的。阻礙它必如填堵奔騰的洪流，迅速的即將決口成災。修改它亦似東方人電燙捲髮，很快地又生出直叢，捲不勝捲。

研究人性要澈底的了解基本的人性，亦即人的基本性質。喜、怒、哀、樂、愛、惡、欲、吝、吝、慷慨、高明、沉潛……都會被認爲是部分的人性；但這

試問全部世界史還有誰個？此必自有其道，可斷言也。其道維何？則由理性開發之早，其於人生之所見，遠有在西洋古代宗教近世功利之外者；故其精神一方面開明通達（非同宗教），一方面涵蓄深厚（非同功利）。自來中國所獲致者，不在物而在人，尤在人之修養。——這正是西洋所遺漏了底。是能處已有自皆待，處人仁讓謙禮；以視近世西洋人日以逐於外爭於人者，其人生意趣之造詣，深淺精粗大不侔矣。此即所以西洋人必且學走中國路，而中國人則終不學走西洋路之故。

廿五年前，我曾說世界在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意指大家都要學走中國路；正爲人類生活深淺精粗之序如此。而我所以一言斷定，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之早熟者，亦即在此（以上均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所謂早熟，謂其在人類精神上之所造詣，早於其社會經濟之進步也。唯其非健全之發展，是以不能自固，而有西洋之變。六十年來，其較高精神既爲外來風氣所破壞，舍此更無他長。低陋之物質，益以圯敗之精神，整箇社會陵夷就下，潰亂不能自止，幾返於無文化無人性之境地。甚至無文化之區亦所不能有事，在此都可以看見，抑且滿眼皆是。以此云慘，慘之極矣！或猶以爲中國人固如此，而不知漫然以學西洋之爲禍。此我所以極言西洋不可學，冀國人之有悟也。

（下期續完）

些並非我所謂的人性。因爲吝、吝、慷慨、高明、沉潛、都只是習慣並不是天性，而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然其是秉賦，但它們若非可以改變，至少也可轉移。改變是由於情境或刺激的不同而改變性質；轉移是用不同的對象或刺激來轉移其方向。所以上述各項都不是基本的人性。

基本的人性是不能被改變或轉向的。改變了它，人就不成其爲人。它也是不能被轉向的，給它轉向，轉到與其本質相反的方向，人也就不成其爲人。這種基本的人性乃是一種生理心理的混合狀態。這種生理心理的混合狀態就是「自求生存及改進生存的衝動」。宗教家認爲人生是上帝的一種設計，其中包含着目的。但本原的生，卻祇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衝動，其中並沒有目的。不過即使是本原的生，就其自然對於外力侵害的抗拒說，也是一種努力，所以我們說

「自求」生存的衝動。當人有了知覺、經驗、知識之後，固然可以給生加上種種的意義，例如宗教的、美術的、哲學的、倫理的、政治的等等意義；但這祇是使生的自然事實宗教化、美術化、哲學化、倫理化、政治化、而非根本的改變了生的衝動；更不是取消了生的衝動。宗教化了的、美術化了的、哲學化了的、倫理化了的、政治化了的生，乃是進步的生，亦是生的改進。改進生的作用，雖有意識、經驗、知識的成分在內，因而也可以加上目的；但本質上它却是求生衝動的延續，它祇是把生給雕刻上一些花紋，滲入幾許詩意。所以求生存，改進生存，都是自然而然的衝動，是基本的人性。

無論賢與不肖，富人與貧人，他們的活動都無例外的可以用上述原則說明。賢與不肖都有求生的本性。若非有比死更大的苦難，他們都好生而惡死。他們又都有改進生的本性需求。因為改進了的生，將使他們的生活更為美滿。富人顯然好生，因為在生中他們已陶醉了自己。貧人也「好死不如壞活着」，自然也有求生的本性。另方，貧人因生活情況不佳而本性地努力於改善他的生，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富人則多多益善，錦上添花，也是事實。這些事實都表着：貧人富人同樣地都有改進生的要求。這種基本的人性，人人都本然地具有它。我們不能改變它，取消它。

也許有人以為：這裏所講的基本人性，很像一切動物的基本性質。是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在動物中，特別是能利用經驗的高級的動物中，都是有的。但人與禽獸終有相異之點。那異點在於給求生加的意義上；在改進生的技巧上；也在於人類之有社會、經濟、政治、美術、宗教、特別是道德的生活上。所以，「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雖然人和動物共有，而「改進生存的衝動」之實際演進過程，則以人類為最有獨到的造詣。

很多政治思想家明顯的注意人性問題，討論人性問題。另外一些政治思想家，雖不明確的討論人性問題，但在有意無意中，也自具一種之人性觀。但他們大都忽略了人性研究的正途。他們大概都只是褒貶人性。如有人說性惡，又有人說性善。善、惡祇是毀譽之辭，並非陳述人性的本質。馬開維里是高呼注意人性的；但他的見解只是隻字片言，沒有組成系統的理論。斯賓諾莎也呼籲注意人性。他雖受馬開維里（和霍布士）的影響很深，但他卻十分地有系統。他在他的「倫理學」一書中，開卷便提倡政治學者應該注意研究人性，而不應忽視人性或咒咒人性。我們上面所謂「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Conatus sese Conservandi) 這個概念，就是借用他的。至於「改進生存衝動」，雖然不是他所用的名詞，但却也包括在斯賓諾莎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之中。因為他講

「圓滿」(Perfection)：求圓滿正是改進衝動的別名。

可是，在實際的社會人羣中，這種基本的人性如何表現呢？我們由斯賓諾莎借用的描摹基本人性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一概念，畢竟仍然是一種生理心理的混合狀態。它祇是生理學心理學研究的對象。這種狀態在具體社會事實中的表現，乃是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表現在具體社會事實中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的整個過程，就是實際的人生。所謂實際的人生就是生的實際 (Actualities) 之總和。哲學的玄想是生的實際，宗教的信仰，道德律的遵行，美術的陶冶等等，也都是生的實際。它們對於人類都各有其意義與價值。但這些生的實際，只能組成實際的生之上層建築；若沒有另外一種基礎，它們根本是空中樓閣，不能成為事實。

那另外一種基礎就是「物質的生存」(Material existence)。簡言之，就是用生活資料所維持的生存。所謂上層建築必依靠此下層基礎云者，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先有了必需的生活資料所維持的基本物質生活，然後纔能談到美術、宗教、哲學、道德等生活。一個人沒有必需的生活資料所維持的基本物質生活，就等於說他無以為生；真正的無以為生，就等於不生存或死。不生存了，死了，還談什麼宗教、道德、美術、哲學等等生活？

把「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表現在社會事實中，就是人人都不斷的欲求保持並改進其物質的生存。這件事實，便是生的實際中之最實際部分的生存，它便是我們在實際社會中所以見到的基本人性之表現。它也就是所有社會科學所不能忽視、抹殺、改變、而必須重視的事實，我們可以說：在社會實踐中，「人人都不斷地欲求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的生存」，就是基本的人性。這種欲求是普遍的，因為誰沒有這種欲求，就等於誰沒有生存。同時，這種欲求也不能被改變，因為在常態下，一個永遠欲求生存的人，不能改變成一個永遠不欲求生存的人。這是關於人性的自然法則，「凡是自然法則，都不能被取消或改變」(馬克斯語)。這種欲求是人性中「最物質的成分」，它是不能被轉變或棄除的(休謨語)。

為了維持當前的生活，要有一切生活必需品。但生活衝動的實現，乃是一個長久的過程，人們必須有其所所有物(Possession)。所有物的堆積不但可以保障他生存的安全，也可以改進他生存的水準。所以維持物質的「我」的生存，依靠「我的」生活資料的獲得與積蓄。「我」與「我的」，也就變成了不可分離的名詞。

把「所有物」給予合法化(Legalized)、便成功了私產(private property)

。私產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年齡，是否長於用強制力(Coercion)來執行法律的機構，我們不必推究。但有了執行法律的機構以後，這種制度便得到了保障。於是，人們實現其保持及改善生存的慾求，便可以恃其「私產」。

從把「所有物」給予法律的根據，並有特殊的機構來執行法律這一天起，人類便認爲私產與維持其物質生存及改進其物質生存，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了。就保持人們的物質生存言，莎士比亞借威尼斯的商人說：「你奪去了我的生活手段（按指私產），就等於取去了我的生命，」就改進人們的物質生存言，資產階級說：「我失掉了布爾喬亞的存在，就等於失却了唯一的存在」（馬克斯語）。兩人的話似乎都有道理。因爲在私有財產的社會中失却了私產，威尼斯的猶太商人自然會覺得不能生存。同時，在同樣的社會中，資產階級習慣於堂皇、富麗、安逸的生活，一旦失掉了「這種」生活，在感覺上，他也會覺得幾乎等於不允許他「生活」。因此，不但威尼斯商人對於他自己的私產視如性命，死不放棄；即資產階級也覺得用他自己的私產所維持的淫奢生活，乃是不能放棄的自然權利。兩者的表現，似乎都是人性的命令。在他們看來；人性與私產根本不能分離。於是思想家很容易推得結論說：私產制度是順人性的，私產是人類化的基礎。

我們在這裏卻要做相反的駁論。人性的實現，亦即保持及改進物質的生存，雖然必須要生活資料，但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方法，却不必是私有而可以是

公有的。也就是說，保持和改進物質的生存，都無須必要有私產。在一社會中，每個人各自爲政地生產維持生活的資料，固然可能；但其中不免因缺乏有意識的計劃與分工，供給與需要的失調，而產生人力的浪費。這種浪費，都是減少整個人類文化總成績的原因。同樣，私有私享維持生活的資料，固然也可能；但其中亦不免因強與弱，天才與低能，健壯與病老，際遇與晦運，種種的不同，而造成「貧富不均」的現象。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是造成大部分人類鬪爭的基因。

你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中，私產制度幫助了人性的實現」但須知人性却不必非以私產爲實現的工具不可。因爲改變另外一種生產及分配生活資料的方法，人們也可以生存；亦即人性也可以表現。所以取消私產並不是取消人性的基本要求，即亦不是取消人們的生存。

你也可以說：「過去的人類文化是建築在私產制度之上的，現在人類的文化也賴私產制度來支持」。但因過去現在私產制度下的人力浪費，生產無序，分配不均，已使文化的發展走向歧途，所以沒有理由希望將來也必要如此。在將來，人力不再浪費，生產不再無序，分配不再不均，人類自然便會充分的發展其潛在的能力，向前猛進。因此，並不是人類文化的發展必須依賴私產，而是私產幫助了，也阻礙了，文化發展的進度。人性與私產並不是不可分離的。

# 千言萬語祇爲「煤」

（倫敦通信）

田汝康

十九世紀的初年喬治司提芬曾這樣的說過：認爲英國首相應該坐在煤包上，羊毛口袋已不可再看成大英帝國靠身之地。煤在英國不僅是工業的原動力，家庭間的日用燃料以及一些化學上的附產品，同時還是支持大英帝國稱雄世界的最大力量。目前造成英國經濟危機的因素自然相當複雜，不過要是煤有辦法，問題當不會這樣的棘手。七月底工黨政府爲了要使煤工明瞭英國目下的處境，曾動員了所有的要員向煤工代表懇切的談過一次話。外交部長貝文向來是以講話率直著稱的，在這次談話中他更透露了工黨政府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苦衷。他希望煤工不要使工黨政府坍台，社會主義的實施成敗完全在煤工的行動表現上。同時他告訴煤工，空手講外交是講不好的。要是英國政府可以一年內輸

出三千噸至四千噸煤，那外交局面可以大大改觀，誰願意再看「債主子」的臉色？貝文這番話却是事實。誠如一個法國新聞記者所指出的，設如英國能輸出四千萬噸煤到西歐大陸（一九三八年數目），不僅英國的美金的饑餓狂決不致如此嚴重；同時西歐各國也不必再向美國以二十塊美金一噸的價格年輸入兩千噸美煤。而影響所及的是法國的生產計劃可以加速，意大利的工廠不致於因無煤而關閉，瑞典可以不必走東歐的路線去向波蘭想辦法。這位記者更指出法國復興計劃所需要的煤祇不過是英國一年內十天的產量，假如英國一年內多掘五十天的煤，即可以替西歐節省四萬萬美金走入美國人的口袋裏。可惜是目下英國自顧不及，遑論其他。最近歐陸煤業組合（European Coal Organisation）

的報告同樣也指出最近歐洲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莫過於高價的輸入美煤。據統計本年內六七月月份美煤輸入歐陸的數量是六百四十萬八千噸。同時這兩月份德國佔領區的供應量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噸，波蘭的是一百四十九萬四千噸，兩者合併起來也抵不過輸入美煤數量之半。英國向來是供應大陸用煤的主要國家，在今年夏季亦却無煤輸出。向美國運煤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一來不僅價格之高駭人聽聞，比較起來二十塊美金一噸的美煤是魯爾產煤價格的兩倍半，同時也是英國煤輸出價格的兩倍以上。再之問題是那一國國家有得起這多美金來支付，即使生產力特優的國家，原可以用自己的生產品來轉換美金。但因為煤價高昂影響成本過高，結果仍然是得不償失。所以今後歐陸經濟復興的起碼條件實有賴魯爾以及英國煤礦的生產量如何。關於魯爾煤礦整理的討論現在剛在倫敦開始，本文所涉及的當以英國煤礦的情形為主。

煤礦是英國資源中最可驕傲的一部分，但是從這份資源中所產生的經濟影響和人事關係，也是近五十年來社會主義人士所亟欲革新的問題。談到南威爾斯的礦坑，一般人所聯想到的大致不外是一幅駢眉頭的幽暗黑影，熟悉英國文學的人總會碰見過一些礦工慘痛生活的描述。百年來一般礦主的疏忽與頑固，到現在大部分煤礦的經營已經是腐敗不堪。用動力燃料管理部長辛魏爾在下院辯論中所用的辭句，那煤礦的經營已不啻是一架無生氣的機器。煤礦國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皇家委員會煤業調查報告書主席的結論中即提出過，認為當時煤礦的領有和經營制度毛病太大，改正的途徑最好莫過於收歸公有。自然二十七年前的政治局面決非今日可比，不僅煤礦領有主政治勢力相當雄厚，同時國會中保守黨又絕對佔優勢。這一份煤礦國營的計劃也祇好暫時歸檔備查。此後調查建議另外有過四五個，其說不一。有的從勞工方面着眼，有的從領主身份說話。而政府方面也不知試過多少花樣。大致煤礦消息已成爲近二十年來英國報紙的主要標題。但澈底的整理始終未曾着手，於是煤礦的積病漸深，進而生產量也由之而江河日下了。

在未收歸國營以前，英國煤礦從經濟眼光看來，極應當改善的問題莫過於礦權的分裂和礦區的狹小。礦山的領有是一部分人，從這些人然後再轉租到若干開採公司的手裏。一分再分，所有煤礦便成爲些豆腐乾塊收去了，據一九四三年的調查，全英國煤礦經營單位總計在七百四十六個，一共領有一千七百八十二個礦坑。在這些礦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屬有工人在百人以下，再細分一下，可以說有三分之一的礦坑雇用工人竟僅在二十人以下。至於經營的情形那更是不經濟。照一九四五年的調查報告書所指出的：有的礦區已近枯竭；有的礦藏最好得由另一個礦坑來開採，但其中又涉及所有權的問題；有的礦山在現開採公司認爲不經濟的，而另一個最經濟開採公司又未和到這一段開採權。……在這樣的領有和開採制度下，大規模的經營自然說不上，技術的改進更當然受到阻礙，影響所及產量的低減自然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英國煤礦的黃金時

代是在一九一三年，當時雇用工人在百萬以上，煤的生產量在二萬萬八千七百萬噸。除國內的消耗以外，英煤的輸出是九千八百萬噸，全英國煤的總生產量當時約佔全世界產煤全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二三年雖然同樣的興旺，但較之一九一三年的情形便已不太經濟了。在距離兩次大戰這一段時光當中，其他歐洲各國技術的進步經營的改良都可算是突飛猛進。而英國却一仍舊法，毫無改善。要是以一九一三年的生產量做基數來比較的話，那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魯爾煤礦的生產效能已增加百分之六十四，德國上西勃細亞煤礦增加百分之六十二，荷蘭國家煤礦增加百分之二百，波蘭煤礦也增加百分之五十九。但在英國生產效能僅僅增加百分之十三。再比較生產量的話，那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魯爾煤礦每一個煤工一班工作時間的產煤數量較之英國煤工已多過百分之三十三，上西勃細亞煤工已多過英國煤工的數目是百分之五十九，荷蘭煤工的數目是已越過百分之四十一，波蘭是已越過百分之五十六。所以設若第二次大戰不在此時發生的話，英國煤礦早已是危機當頭。由於戰時情形的特殊，這種苟延殘喘的局面得以暫時維持，但是在政府方面說來就已經是很費一番心血了。除開這些工程技術方面的問題以外，人事管理問題也相當的複雜。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統計數字看來，全國煤工經常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數在失業狀態中，少的時候是十三萬人，多的時候可以是以三十萬人。而勞資糾紛的案件，在整個英國工業界裏面也以煤礦佔第一位。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的幾年間，每年所有勞資糾紛案件中，差不多有相近一半的數目是發生在煤礦裏。前後犧牲過二萬萬六千三百萬個可以工作的日數 (Working day) 在鬧人事問題。在第二次大戰前的四、五年間情形更加嚴重。在整個工業界裏煤礦工人的數目祇不過百分之六，而糾紛案件却佔總數百分之六十四，消耗在鬧糾紛裏的時間是全年可以工作時間總數的一半多。

要將以上這些病態的情形根本加以改善，煤礦國營是英國一樁無可避免的事情。大家承認即便保守黨當政，爲了國家整個利益着想，也祇好勢必出此。因爲要求徹底改革，非得國家大量的貸款。但是像這樣小豆腐乾塊似的煤坑，國家幫忙也未必會能够做到經濟生產的地步。唯一辦法最後祇好收歸國家經營。因此，工黨當政後第一樁新政就是設法使煤礦國有。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間通過議案，一九四七年一月成立國家煤礦管理處。依照這個法案的規定，國家領有的一切煤礦的所有權和開採權。一切現有的煤礦資產分成三類辦理收歸國營手續。第一部分包括所有礦山、礦坑、洗鍊廠、電力廠、運輸鐵道，連同一切工人福利設施，完全歸由政府經營。第二部分包括所有水道工程、磚瓦製造、倉庫、以及停卸場所。這一部分資產，必要時國家得收歸國有，但遇國家不需要時，私人領有者亦有權要求國家加以收買。第三部分包括各有關煤礦的附屬事業，並非直屬於礦坑所領有者，必要時國家亦得收歸國有，但人民亦可同樣要求政府收買。關於所有領主的損失，由國家完全賠償。煤礦管理處沒有公斷法

庭，專辦各種賠償事宜。一部分賠償金係發現款，其餘係財政部所頒發的煤礦股票。自管理處成立後，政府已支出一萬萬六千六百萬英鎊，來賠償一切開採設備資產的損失。六千六百萬鎊來收買礦產領有權，其外還得需要一萬萬五千萬鎊作為重新組織和改良的費用，總計在煤礦收歸國營後五年之內，政府總數支出當在四萬萬鎊之數。這是工黨登台後的第一件得意設施，它的成敗關係相當重要。對英國國內這是國營事業的初步試驗，以後其他鋼鐵以及運輸事業的收歸國有，民意的取決當以此為判斷；在國外看來，這是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試驗。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政治和計劃經濟的結合結果究竟如何，由此也可以判斷出來。但是自國家煤礦管理處成立以後的情形看來，煤礦的生產量並不見有什麼了不得的增進。問題的關鍵似乎又更加透露出來了，技術的增進和人事的改良並不能完全解決一切工業的問題。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却與整個社會問題合而不分。

在一般想像中，煤礦收歸國營後所遭遇的困難當然有。顯而易見的在初期開創階段，要管理處能够完全發揮管理的效能當然不可能，脫節的地方實無法避免。不過事實的表現還不會像預期那樣嚴重。去年冬天的煤荒，天候的關係甚大，這是人力所無法控制的。至於技術的改進，大家知道需要相當的時間，十五年的時間算是相當快了。不過據普通心理的揣測，一旦煤礦收歸國有，在煤工心理上應該發生相當刺激作用。在私人領有的時代，管理經營的不善當然是問題，就是在煤工心理上誰一願意將血汗流入少數人的腰包裏去。一更加工作的危險性以及過於辛勞，「掘煤」早已是不得已的事情了。所以煤工退伍的數目漸次多過新徵雇的數目，在第二次大戰晚期幾年中，每年退出煤礦的煤工是相近四萬五千人，而新增加的人數則不過一萬一千人。戰時因為政府有管制勞力的法令，大致當有一點強制性使煤工不得輕易改業。而事實上怠工的情形就已經無法管制了。照一九四三年的統計，無故不到廠工作的煤工數目已在百分之十二以上，以前祇不過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左右。收歸國營後的情形，初期一兩個月似乎很樂觀，時間一久困難又就漸次產生了。徵雇煤工的困難自然僅能算是英國人力缺乏的表現，不過不論政府如何的鼓勵改善，工資的增力，兵役的免除……應徵的人數仍然趕不上退伍的數目。最後一着祇好想到雇外外國勞工（以波蘭退伍兵為主），但是煤工反對很烈，直至上週才開始讓步。其中最受人批評的是收歸國營後煤工無故不到廠工作的人數仍並未減少。今年春天政府向煤工最大的讓步是每星期祇工作五天的制度，當時煤工應允過在生產量方面他們將盡力維持每週六天工作的數量。今年英國政府一月間頒佈的經濟計劃，一九四七年煤的產量目標應該是最少兩萬萬噸。這樣的數目僅算是能勉強供給國內消耗而已。可依照最近情形看來，這個目標也未必會達到。七月份無故不到坑工作的煤工數目仍在百分之六點九三左右。有的礦坑因為機器生產的緣故，一個煤工的不到可能影響其他人也同樣不能工作。所以據工

合秘書納的預料，今年的煤礦生產可能較預定目標不足五百萬噸左右。英國一般人去年是飽嘗過煤荒的苦痛的，大部分工廠關閉相近一月，經濟的損失至今仍未恢復，今年當然不能再重嘗一次這樣的痛苦。據工黨主席的宣稱，要是無故不到工的人數能減少百分之十，煤的生產量可以年增加一千萬噸。少數煤工這樣的行動令工黨政府難堪，國內人士一般的責難自然不免，而國外的批評可更够受了，——尤其是美國人。在一般美國人看來，從心眼里起就對國營事業不順眼。何況一加比較簡直駭人一跳，英國煤礦雇用煤工七十萬人，年僅生產煤不到兩萬萬噸。美國煤工人數四十萬人却可以年產九萬萬噸。這是什麼緣故？孤立派報紙芝加哥論壇的擁有人麥米克上校曾對一些英國學生講過這些話，認為美國為什麼要幫忙英國，工作起勁些，英國人很可以自己幫忙自己。本年夏天美國駐英大使曾就身到煤坑裏去看過一趟，意思間看來似乎很不明瞭英國煤礦經營的效率為什麼會這樣的低下。最近在英美經濟談判中，煤礦的問題更成為批評的重心了。根據一部分美國人士的意見，煤礦是工業的基礎，生產復興的基本要素。既然英國煤礦效率如此低落，將來再借款的話，美國自然得派人加以監督協助了。如此的說法是事實還是謠傳雖然不可得而盡知，但工黨政府在在第一件國營事業上所受的攻擊由此可以想見。過來無故不到礦工作煤工已開始受到法律制裁。工會已答應暫時恢復星期六工作來幫忙政府的復興計劃。不過問題牽涉的相當的大，工資花紅的問題且不計入，誰能擔保有多少煤工來參加這個額外的星期六工作。照燃料動力管理部長辛魏爾的看法，即使法令強迫也未必會有效。這位部長是以煤工出身的對一般煤工的處境和心理相當清楚。煤工無故不到工的問題是心理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筆者去年去南威爾斯煤山裏參觀過。對一般煤工是絕對的同情。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問全英國社會是否向煤工表示過他們的熱望，或是曾供給過煤工任何誘人的工作動機。

有的議員曾在下院宣稱目下煤工的任务是同當年英國從法國撤退的飛行人員一樣重要光榮。不過說是儘管說，但在一般人心心理上誰對煤工發生過敬意——尤其是在一個社會階層區分最清楚的社會裏。一九四三年一位煤礦區來的議員在下院中曾舉出了這樣的一個例子。這位議員為向一位煤工太太問過這樣的問題，是否她也準備要她的兒子下煤坑工作。這位太太的回答是她寧肯叫她兒子快死也不願再叫他做煤工。的確的，發誓不願叫後輩下煤坑掘煤已成為一般煤工的最大希望。這位議員繼續向一般議員問過這樣的問題，要是諸位議員認為掘煤是件好事，為什麼不聽見議員們或煤礦管理人員們的少爺去掘過煤？正當全英國社會不滿意煤工工作成績的當兒，十天來懷別海文煤礦的爆炸使一百零四個煤工犧牲了生命，而三天前達頓收煤礦中又活埋了十九個煤工。千言萬語祇為煤，但是誰願意去掘煤呢？據說在煤山附近工人住宅區中，每當緊急救護車馳過的時候，無人能描寫一般主婦們的心情反應。我們很希望知道工黨政府如何解決這個工作動機問題。

八月二十六日 倫敦



晨耕(木刻)  
刃鋒作



强權戰略下  
的犧牲者

(轉載)  
WASHINGTON  
P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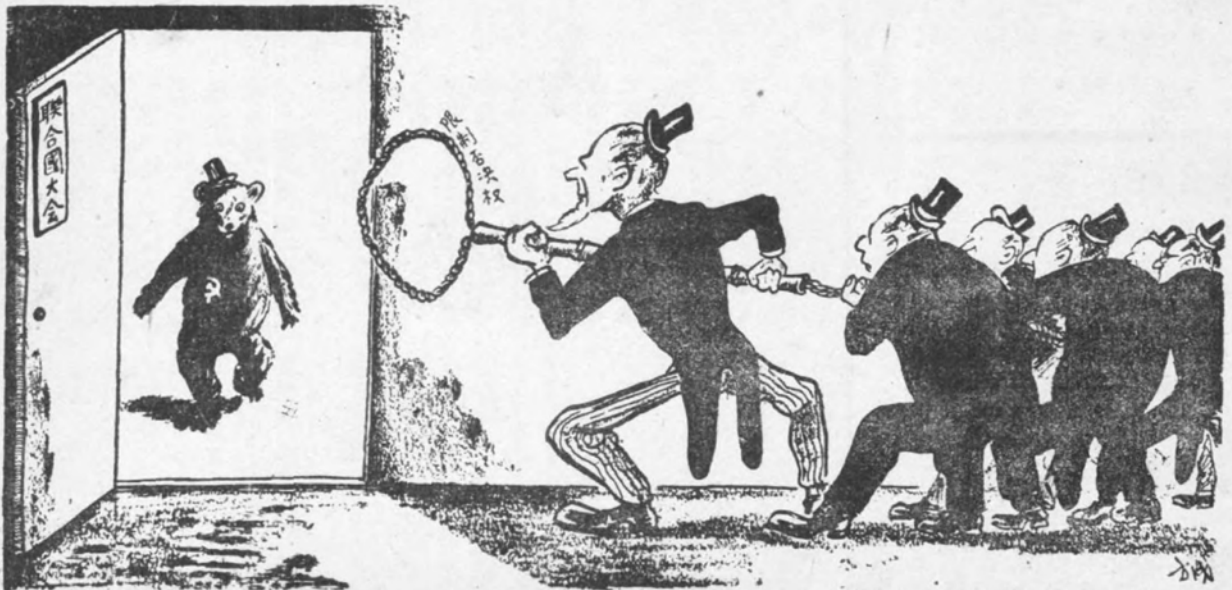
政治  
面孔

漫	觀
畫	察



方師

方師



圈  
套

方師



# 國共雙方軍事實力的分析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戰鬥隨人生而俱來，從個人的赤手空拳，怒目相視，拳脚相加，到大兵團的指揮作戰，雖然有規模的大小不同，使用的器械不同，發生的時間與空間各異，然而其為戰鬥求決則一。可是幾千年來的中外軍事却並沒有形成一種規律的科學，他當是一種綜合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藝術。是基於生活運用器械的感情的產品。這一種血肉相拚的藝術，是極複雜而靈敏的，多少非攻戰的大思想家對他拚擊不遺餘力，但是到「向成鋼兵計窮」的時候，還是一陣撕殺。這一點說明了我們在人類歷史上所厭惡的事，反倒是我們常見到常遭逢到的事，而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事倒異常少見。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下意識去注意自己厭惡的事，正像黃色新聞依然有其讀者一樣。人類有潛伏着的獸性，有時在不知不覺中流露

出來。內戰並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但是他活生生的擺在我們面前，同時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使我們不得不於厭惡中去注意他。韓世忠雖然口不言兵，可是他內心裏恐怕不能一刻忘記了宋金的爭衡。

我們的空前的大規模的內戰已經到了決戰關頭了。軍事的变化是萬分機微莫測的，因為包括着「人」及「物」兩種不同的條件，誠如陳誠總長所說：誰也不是劉伯溫諸葛亮，難以預言將來。然而在智識的領域中，人類是可以去預測未來的可能的。記者權且提供些國共軍的實力的比較材料，「一見仁見智」，使讀者自己去研究。

## 裝備訓練

談到裝備，當然是國軍優於共軍。兩百多個師的正規軍中有三十個美械師，近四十個的砲兵團，此外還有裝甲兵團，輜兵團，通訊兵團，及工兵團等。勝利時又繳得了近百萬日軍的裝備，儘管戰場上槍斃有遺失與損壞，軍械庫的存底，成什麼問題。關於輕兵器彈藥的生產，戰時動可自給。內戰期中因為生活程度日高，工人生活及材料

了七十多個。這些被共軍指為已經折損了的師是否補充起來了呢？如果已經補充了，或大部補充了，政府仍可保持三百萬左右陸軍的數目。幾十條小小的艦艇，千架左右的飛機，這也是共軍所沒有的，這也是內戰中首步爭取沿海的主要法碼。除了這點總的數目以外，還有幾種與直接戰鬥有關的條件，舉例如下：

的購買，部太大的超出預算，因之各級生產反不如平時。據陳總長稱：頒佈總動員令後，軍費增加，各廠才逐漸恢復了戰時的生產。總之，國軍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地方，就是沒有外來軍火，只要各廠能夠開工增產，被服彈藥各種裝備一時還沒有大問題。反之共軍方面，據去年軍調部存在時某方面的調查，共軍共有大大小小的小工廠及修理廠一百餘處，其主要產品為地雷與手榴彈。所以共軍在攻守時以這兩種東西為主要武器。重武器他們也有，究竟有幾種，特種兵團更談不到。從日軍手中及從某方轉手來的日本武器，其數量也遠不如國軍多。新四軍曾自稱於蘇北幾次大戰以後，已經有了兩個美械師。東北民軍聯軍也自稱有了美械師。這些美械師，據推測只能做偵探隊擺出來供作宣傳及中外記者看，是不能發揮大的武力的。因為美械部隊的

彈藥消耗，在國軍已經覺得沒有方法負荷，共軍的彈藥從那裏來呢？當然他們還可用一句符咒說：「革命軍向敵方去找補給」。不過那究竟不是呼之而來的方便。

裝備是軍隊武力之一，有了裝備還得靠訓練，將裝備與員兵融化為一體，——鋼熱其技術，理解其性能，鍛鍊其體力。不然裝備就成了裝璜，而員兵也就成了看守裝備的鬼隸。那是沒有用處的。國軍太平制式訓練，忽略了生活與思想的訓練，儘管是十年八年的老兵，殊少進步。所謂老兵游手，簡直是胡吹胡睡，只有營中的壞習氣，而沒有多少新技能。軍校畢業的學生也往往缺乏朝氣。在體力上也因為營養不良，不能理想。修掃馬路，粉刷牆壁，這固然是規律生活的一種功課。總之，在訓練上切實際的地方很多。共軍的訓練就是主要

## 兵源糧源

農業社會裏談國政軍事，常談「足食足兵」。我們這個國家選擇在農業生產階段，抗戰時期兵糧兩政，為各地政府之主要政績。外線結束，內戰接踵而至。國共兩方都還注意這兩大問題，一方面是徵兵徵實，一方面是擴軍餉糧。在兵源方面共軍自稱解放區有一億三千萬人口，壯丁數字估計約在一千五百萬。政府區的壯丁數字當然也是三倍弱。不過不同的地方是華北晉冀魯豫廣大的

農村在共軍手中，這是中國主要的兵源所在。農民頭戴雞籠，而體格健壯，抽調容易。川湘兩省雖亦為兵源要地，無奈在戰時已有大量的抽調，為了叫老百姓活下去，似乎抽調上有不少困難。而且十年來他們只見入伍，不見退役，這也不是政府推行所謂兵役制度的常軌。此外如江浙兩省及大大小小都市居民，那裏雖有過剩的人口，但不是兵源所在。不是有的都市都已實行徵募志願兵了嗎？花錢買來的壯丁，不會有農民壯丁那樣的樸實。他們是些職業兵販子，專會開小差，一個人逃了再賣，賣了再逃。而且有的錢可以不當兵，就算「一戴亂」為了全民，也給窮人的觀感不好。

在糧源方面，共軍因為在農村，實行徵集公糧，節約生產，雖然他們估的不是什麼富庶之區，糧食還不成多大問題。全國三大米市，及大江南北的產米區大部分都在政府手裏，論理糧食也不當有問題，而且抗戰時差不多是以四川一省之糧養全國之兵，戰後政府區擴大，糧食倒成了更嚴重的問題。這是敵人不可解



的。三十六度政府徵借總額共為幾多六千萬石，平均收足七成，約為四十二百萬石。中央所得徵實三成及徵借全部共約二千萬石，全部擴充軍糧尚不敷半數，故仍向民間及國外採購。

共軍的主要兵源糧源所在地，可能因為國軍強力兵團的進攻而遭受破壞。但是歷史上的變亂（也有的是革命）往往以滾雪球的方式而增其隊伍，不需要固定的兵源所在地。更因為滾雪球可以就食多方，也不需要固定的糧源所在地。這就是政府打下延安張家口而不能結束西北戰爭，打下臨沂泰安以至沂蒙山區而不能結束山東戰爭的原因。

### 後方勤務

軍隊的作戰就是打的一個後方勤務。中國有句老話，一大軍未動，糧草先行。誰的後方勤務有辦法，誰就可以在正確的戰術指導下，制勝戰場。國軍雖到總部的組織統一了陸海空軍的補給，這事務的統一是個大進步，而以下的機構是否靈活，後勤人員的廉能程度如何，這是值得研究的。有某

軍事委員在在戰時說：「當過三年以上的軍需的人拉來以食污罪名槍斃，大概都沒有問題。」現在是否改善了呢？還有國軍的補給，主要的要靠交通線，而共軍是專門破壞交通的，這一點當然也影響了國軍的後方勤務。一個大的兵站基地沒有交通是不成的。國軍過去汲汲以

求的控制山東，打通津浦，但是以前共軍在各地的破壞行動看，就是津浦一旦打通，重修也頗費時日，就是修通了也難免沒有破壞。因此國軍不得不變更原來的計劃，尋求海上的通路，徵用國營及民營船隻，作為東北與華北運輸之用，攻打山東沿海口岸用意在此。此外因為空軍是千與零之比，所有領空是政府的，有些地方不得不藉空中接濟。臨城，滋陽，永年，太原，石門這些孤立據點的得以守住，乃至四平綏化的解圍，都是得力於空運。但是空運的力量究竟是有其限制的，一切難能全靠空運。

共軍的後方勤務組織，難以窺得全貌。交通工具在想像中是相當缺乏的，除了利用一部分畜力外，大部分依靠他們自己的一鐵肩一與

「飛腿」。因糧食「一食」的方法，也可以減輕他們的長途負荷。另外他們的補給是分散的，糧彈並不集中於一地。就以軍糧一論，每個村組織中都有公糧，一個兵身上帶着糧條，在解放區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取得口糧。馬真箇之役他們利用了一百輛卡車運兵，而汽油的儲存是分散在公路兩側的鄉村中的。他們可以沿途加油，增了運輸力量，超出了國軍對他們「行軍力」的估計。

劉伯承南竄，一氣五百里。他們除了「因糧」就食以外，彈藥如何補給呢？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 戰鬥生活

一個部隊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的戰鬥力強，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不一致的戰鬥力弱。生活本身應當是一種戰鬥。共軍的士兵是不注意制式訓練的，特別注重戰鬥，而戰鬥訓練時常是在生活中訓練。這樣生活與戰鬥是一致的。他們訓練軍力，訓練夜襲，訓練白天只吃一餐飯，甚至訓練在鄉村見了婦女叫一

大娘。這都是與他們的戰鬥生活直接有關的。一個農夫當了民兵，從民兵進駐區自衛隊，到基幹團，到野戰部隊，並沒有固定的訓練期間，而是在他的生活間，而是在他的生活中給他以任務，從任務中增加他的經驗與信心。

第一次教他夜間從對方的據點工事一公里處通過，第二次教他在五百處通過，第三次教他在三百米以內通過，第四次第五次教他在據點外擦一枝火柴，打一打電筒，放一兩槍，最後攻擊據點有把握攻下時，教他跟着一起去吶喊去戰鬥，這樣教他於不知不覺中增加了膽量與經驗。

國軍的士兵的生活，一般的來說，也是非當苦的。他們的訓練是制式的，前已說過，訓練時期的生活也是有特性的規律要求。出操是出操，講堂是講堂，野外是野外，打靶是打靶，學術兩科或許都有的，但是訓練生活與戰鬥生活時常脫節，而官兵生活不能完全一致。國軍某軍長楊文輝是一個生活，講的人，衣服不穿，化了裝，他在山東，化了裝，化裝了一個伙，雜在俘虜中，一星期的時間並沒有

被共軍發現。據說後來他自己不能忍受俘虜中伙夫的生活了，憤怒的向着守俘虜的共軍說：「我是某軍楊軍長，槍斃也是好的，這種伙夫生活我不能過」。於是

他終於被發覺了，被送到佳木斯去。有人說假如他要是能過伙夫的生活，他以後是還有機會跑回來的。生活的本身就應當是戰鬥，在軍隊裏尤其如此。故古今名將都是：士兵共甘苦的。而戰鬥技能，增進尤須寓於生活訓練中。

共軍的游擊戰術沒有什麼新奇的，國軍稍有頭腦的軍官，也都能知道他們那一套。可是在實際上都是窮於應付，時常處在被動的地位。在山東戰場，魯南總進吃了虧，於是改變策略「緩進」。齊頭並進，每日行軍不超過十五公里。但孟良崮又因為援兵到前慢吃了虧。最後採用白部長的建議，今開沂蒙山區，集中使用裝甲部隊及空軍，以絕對優勢主力突入共軍腹地，搗共軍老巢，破壞其補給工廠。這就是外部的「穿心戰術」，

也就是陳誠總長認為七十二箇大部攻佔的滿意戰役。但同時因為裝甲部隊及空軍的集中使用，使外圍的空隙增多，於是共軍華東野戰軍，一部分突圍到了膠東，一部分隨劉伯承南竄豫鄂皖邊區。從搗毀其巢穴上看是成功，從殲滅其主力上看還是漏了網。曾經有人發生過這樣的疑問，國軍只知道據守點線，似乎是在等着挨打，為什麼不做而的展開，連點成線，線線為面呢？在窮年苦戍的國軍，也未嘗不如此想。但是他們的據守點線是有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至於社會組織上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修正戰術指導，國軍統帥部及各級指揮機構也未嘗不汲汲日夜以求。可是

一個人羣的生產與政治的諸種關係，決定了產生某種軍隊或武力——有的封建的，有的是半封建的，有的是資本主義的，有的是農工人民的，而此種軍隊或武力先天的就賦有了一種特質與性能，戰術的修正不能離開他的特質與性能。國軍可以打垮太平天國，是因為他代表於某一部分人的思想，而且具有那末一羣所謂中興功業比較有效率的集團。

內戰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在摸索着如何拿出一張最後制勝的王牌。軍事不是孤立的，談談兩軍的實力比較，也還是「在軍言軍」。政治經濟以及國際環境諸種因素，在在均能直接影響到軍事。軍事這一種人類所厭惡的綜合藝術，是敵人莫測高深的。只有靜待歷史的判決。

（九月十日）

更正  
編者先生：三卷二期拙文文中所言美國心理學家，為 William James，而非 Henry James，（八頁下面倒數第六行），一時筆誤，幸賜更正。  
徐述綸啓

代郵  
賴肇先生：八月二十七日大雨奉悉。查敵刊每次奉上，均因地址錯誤退回。先生此次來信又不註明地址，以致無法回復。乞速示正確地址，以便寄刊。  
定戶課啓

# 鍾山秋色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天氣漸涼，已入秋令。政治圈的氣候，亦有同樣趨向。從「觀亂動員」令下，當局的「嘲諷獨運」，論客們的吹播宣傳，氣象萬千，威風凜凜，其尖銳實不亞今年的酷暑。可是魏德邁在官邸的即席致詞和臨別文告，那樣的坦白指責，不啻霹靂一聲，打去半天高興。而偏偏號稱「寇寇」的劉伯承股，又嚮向政治最不爭氣的皖西，豫南一帶，雖然是「流竄」性質，可是京中已經談虎色變了！

關於應付魏德邁的「諍言」，黨裏面起了很大的爭執。一派是「清流」們，平常就說過些逆耳之言，這次當然覺得可以趁機要求改革。但相繼而來的却是一片譁言與暴怒，他們可以想起西南開府時期白鵝潭開炮的故事，不惜喊出「清算碼頭外交」的呼聲，另一面便厚辦一點彌縫刷新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內閣」，這時起草了改選政治方案，提出後方輾吏用文人的主張，主管的某部長，最近大唱反對軍人主席和投票選舉主席的議論，並非空炮，不為無因！

在現實的政治圈，權要們本來隱隱地劃了勢力範圍。在抗戰前，政學系要地方，不要中央，錢發展到「主席十有九，行轅五佔三」的局面。這是到了頂點的情形。所謂美國式的民主販來以後，中央不能不湊兩個黨外和中間份子。但實權不能放棄。這時黨士們迎合新軍人領袖的要求，建議把有功軍人，分領主席，一面醞釀，一面是對抗政學系。兩湖、魯、豫、廣東，各省省局改組，便是這個動機。最近東北和台灣的換人，大概也發展到了頂點。交換

球門，政學系便到了中央，在「責任內閣」的帽子之下，設法叫他負不起「責任」。手令掣之於上，政會決議何之於旁，苦干的流言攻訐

選舉已到了非辦不可。這是現狀的最後一計。爲着不能把握羣衆，索性自家人也不叫他「自由競選」，決定了地方保薦，中央圈定的辦法。若干人，本已回鄉運動，花了若干錢，這一來又得向省政府鑽去，向主持圈選的大老們磕頭。這些大，在烽火瀾漫的當日，幾位要人家中依然是賓客盈庭，便是這個原故。

有人綜合幾年來幾個內閣，孔是一財政爲主，政治爲輔。宋是一經濟爲主，政治不問。張是一經濟無能，政治無力。如果是太平無事，現內閣或者還可以支持一下。但在今天，却是束手無策，只好以研究方案之類，空言搪塞一下。

# 北票之圍追記

陳善基

號有大量的候補軍。五。謠傳着捧東北元老莫柳忱(莫德惠)登台，恐於此不爲無因。但這個問題太大，要看最高一人的意旨。第四改革政治，也就是分級負責的要求，這等於叫當官的不問事。這是使建議的中心問題。少壯中委頗有此意，想在會裏放炮。不過此炮一放，等於弛散中心力量，

無語幾多！  
情勢有兩點扭不轉：一是統制思想正在瀰漫，不啻使中國的自由份子抬頭。二、是物價壓不平，隨着戰火的擴大，糧、棉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騰踊，薪資階級的人們，更要活不下去！  
秋天！將帶給我們以更大的恐懼，她還能夠帶來什麼？

本文所記各事，都是由一位同鄉C君所口述的。C君在北票煤礦任職，北票自被圍，失陷，以至收復，C君都在場。最近C君由熱返平，來舍小坐，談及前後經過，因記之寄投「觀察」。目前各地都在追憶前再麟殉難，本文或有一讀價值。

北票是在五月廿七日開始被共軍圍攻。當時的守軍兵力有國軍一團，此外加上地方自衛隊，保安隊伍和四五百內蒙古騎兵，全數約有三千人左右，擁有火箭砲、迫擊砲、輕重機鎗等武器，彈藥等也很充足。共軍進攻兵力則爲八路軍第十五、十九等五個旅，爲數約在兩三萬人。武器除了火箭砲沒有外，其餘都差不多。他們以兩旅兵力東進阻止援軍，三旅兵力據各據點反抗。但守軍兵力薄弱，各個據點相繼失守，後來蒙古騎兵全部投向共軍，國軍兵力更形薄弱，全數退守礦區抵抗。礦區防禦工事堅固，共軍進攻不易，就調兩個旅進攻，一個旅休息。因之礦區守軍的形勢就更嚴重了。雙方在戰鬥時，砲火猛烈。國軍以火箭砲及美式迫擊砲向共軍轟擊，使他們損失很大。戰鬥中最慘烈的一幕就是當國軍退出某據點時，在附近的某一山溝裏埋滿了地雷。共軍不知，踏在裏面而向國軍射擊。國軍等到共軍進滿了那山溝，一按電鈕，數十地雷一齊爆炸，炸死了共軍將近千人。這是共軍在進攻北票時所受的最大損失。

六月一日，共軍兵臨城下(礦區的圍牆很厚)，砲彈，手榴彈一齊丟將進來。守軍因之大起恐慌。C君等宿舍附近即曾拋入手榴彈數枚，幸因落下距離稍遠，未曾傷人，可是也吃驚不小了。不久共軍城牆轟開一洞突入，雙方開始發生巷戰。共軍

# 俞再麟之死

俞再麟

會派兵士二人進來勸降，為防守國軍扣留不放。共軍以為業將二人殺害拒降，就大舉進攻。國軍到此時手忙脚亂，應付不來。守軍團長下令投降，將白麵口袋懸在旗杆上作為降旗。同時由俞再麟寫書出去洽降。因俞非軍人，或可不被誤為作戰兵士，而被射擊。俞再麟持書來到共軍防線方面，共軍將領向其質問前入內洽降二兵士何在。俞原是浙江人。浙江口音極重。雙方言語誤會。共軍誤以前次所派二人業已殺，又見俞所着衣服諒為高級負責人，乃用鎗將其擊斃，實在並不知俞是何人，更不用說知其是工程師了。此點與本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關中彭克昔君來函所言相同。

俞死後二日才有礦工將其埋於礦區左右山坡沙地內。不料天降大雨，屍首被大雨沖出，給附近野狗啃得只剩下骨頭一把，一代工程師下場如此，實在可嘆。

### 失守以後

共軍在進攻北票死傷約一千五百人以上，守軍則死傷二百餘人。

死屍都拖到附近山溝內，過了幾天，屍臭熏天，飽野狗肚子。貧苦農民，誰無父母妻子，這些悲慘的事情，全是內戰之賜。

共軍在守軍投降後第二天清晨，招集全體礦區員工官兵訓話，大意說：「我們是進攻四大家族，並不是進攻你們，望安心為盼。」又宣讀山東國軍將領李仙洲在吐路口被俘後宣言及經過。

共軍初進北票時，於礦區發現自外逃來稅警數人，攜有數麻袋流毒券，以為他們是乘亂貪污、拐款潛逃，遂下令槍決。此外並未殺人。竊耳抉目、刮腹掏心、火燒活埋、姦淫婦女等等，C君都沒有看到，也沒有聽說到這些事情。在進攻時曾有礦區少數高級職員死傷，但都是砲火流彈所傷，並無故意殺斃的。

共軍在佔領礦區以後的主要工作是搬運物資。所有可能搬運的機械軍火等，都利用他們自備的大車運向兵團後方。其中有由投降守軍所繳火鎗砲、迫擊砲、重機鎗十餘挺，大小鎗枝筒、輕機鎗、大小鎗枝彈藥等甚多。此外尚有可裝滿二間屋子的子彈

亦一併運走。據傳所運走的軍火尙足國軍防守七日之用。各種礦山用的車輛，如卡車、吉普車等，皆被開走，共軍中能駕駛吉普車的，亦不乏人。

礦區所存的食糧如大米白麵，都充作共軍軍糧。原有員工的食糧多換以粗糧如高粱小米等。所有流通券則完全沒收。倉庫內貯藏的亦被運走。對於各富戶商號，尙無任何重大掠奪行為。共軍入北票後曾下令各商號繳納勞軍費，每家自流通券十萬至六十萬元不等。只有兩家最大的商號被瓜分了，一個是糧棧，一個是布棧，小部份分與附近窮人，大部份則運向共區。據說用大車拉了好幾天才拉完，存貨之多少，可想而知。

### 共軍的行為

一般下級共軍官兵並不虐待平民，對礦山員工態度尚好。但是見了手錶、自來水筆、衣服、以及共區缺乏的消費品是相當不客氣的。C君的衣物只割下了皮鞋和身上穿的衣服。本來大家把自己的東西都藏在地板下面，但是

不曉得如何走漏了風聲，於是共軍兵士大舉翻地板，把大家的東西都給「接收」了。

某一共軍低級軍官曾向C君說：「我們在熱河作戰多次，以本大收穫最多（指物資方面）。搬運物資的工作在國軍收復北票時尙未停止。

在共軍大規模「接收」物資的同時，又號召附近的窮人參加「接收」，因之礦區同人稱這些窮人叫「窮黨」。窮黨們把共軍所不要的東西如書桌、椅子、痰盂、書櫃等等，搬運一空。甚至把商戶也拆走了。因此，當國軍收復北票礦山時，除了實在笨重的大機件外，是差不多什麼東西也沒有了。

### 思想訓練

共軍在礦區的另一工作就是思想訓練，員工和國軍官兵每天要聽一小段的精神講話。所謂自然是一些「共方言論」。對待國軍被俘兵士很不嚴。白天有人看守，夜間則沒有人看守。因此國軍兵士時常乘夜間逃向國軍佔領地區。

據說這是故意如此的，目的在使戰敗而戰意消滅的兵士回到國軍方面散佈共方的情形，以搖動國軍士氣。對待軍官則看管嚴的多，逃走是不容易的。被俘國軍各團、營、連長官等據說都已解向共區後方。對待礦區職員則相當自由。每日勸說大家參加共區去工作，但不是絕對強迫的。有一百多人被送到赤峯受思想訓練。共軍曾多方勸說C君等參加。但是C君們說：「我們都是無黨無派的，不過既住在國軍地區，自然在國軍地區工作。現在你們要我們參加『解放區』工作，我們賺錢不能寄回家中，家中父母妻兒老小都要挨餓。共軍對他們也沒有辦法，只說：『好！好！好！』」

### 國軍收復

當共軍佔領北票後，國軍即調動軍力，前來收復失地。有九十三軍等二軍的兵力由義縣方面向北票進攻，都是完全美式配備訓練的武器和補給。一般兵士配帶自動步鎗和輕機鎗的多於配帶步鎗的。此外十輪卡車、吉普車、裝甲車、坦克車，應有盡有。重武器十分充足，機動自如不用說。都是些雲南部隊。其中有一位盧師長，是雲南省主席盧漢的兄弟。國軍進至大凌河河岸時與共軍隔河對了一個砲仗。國軍方面放了約兩千發砲，傷亡共軍二千多人。共軍方面缺乏重武器，加之兵力薄弱，自知不敵，連夜撤出北票向西北撤退。此後沒有任何正式接觸。國軍在此役死傷很少，但在渡河時（橋梁已被破壞），因河水急而浮沙深，淹死

了三百多人。十日晚共軍已撤出北票，國軍也到達附近。先頭騎兵斥候部隊曾進逼偵察，見共軍已完全撤走，次日清晨國軍才正式進駐北票。進駐時還有些「窮黨」在礦區辦公處「接收」物資。經國軍開鎗擊斃數人，才紛紛逃去。部分國軍在掃蕩附近共軍時曾在北票西北九十餘里處截回被共軍運走的物資一百多大車。

北票收復後，開工已不可能，損失甚大。對於這殘害國家民族生命元氣的內戰，我們老百姓真是欲哭無淚！

### 稿費收據

謹請隨手寄還 作者先生：本刊每次寄本稿費，都附有收據一紙，務乞各位作者先生于收到進款後，將此項收據隨手寄還，以便本刊各期稿費，可以早日結算登帳。謹請賜予合作為幸。（編者）

### 第一卷上冊 合訂本再版中

本刊合訂本第一卷上冊及第二卷上冊均已售完，須全部重印裝訂，一俟重印裝竣後，當再通告。此啓

# 納粹西遷錄

## 觀察特約記者

### 遠東第一

### 號 納粹

(觀察北平通信)

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十一點鐘，下着九三盆大雨，十四號武裝警察在麻線胡同三十九號，一個嫁給唐姓的德國人家裏，提到所謂「遠東第一號納粹」希特勒的住家，代表希特勒(Charlie Schmidt)。

全世界洶湧逆風與逆流，「納粹」的罪惡是否成立還是問題，而作中國的德僑自然更不在話下。所以，從去年六月起的「集中」，到最近，也未嘗告一段落，到最近希特勒的被捕，便感到眼前一亮。降為「中日韓」三列的中國，也曾留駐過這樣一位大人。

在唐太太寢室的一塊地毯下拖出這個巨大的犯人來之後，他的頭上滴着汗，手上了銬。他說「我會給別人帶過好多次」。穆巡官川美

「你就是希米魯嗎？」

「我在中國叫希米魯，我的名字多的很。」

「你的正式官職？」

「孟昭楹科長又這樣問。」

「德國警察總監駐華北文家報代表。」

他講他在中國的歷史。一九三九年來到中國，在上海作特務工作。一九四三年到北平，四五年初到東京。德國降後，他聽說日人要抓他，又用假護照在七月六日到平。兩天後因為嫌疑被日人抓起，因病暫住醫院，到日本投降後，他才設法逃住在這一天被提的唐家，一直住了兩年。他說，日本人提他的原因是他要舉出與納粹合作的中國人的名字。德國和日本從來沒有好過，彼此互不信任，各人打各人的仗。

「你有武裝嗎？」

「戰爭已然完了，要武器作什麼用？」

這位遠東第一號納粹

粹苦笑着說，這兩年來他掉了八十磅肉，他笑的時候，只有骨節在顫動。過了兩天，警察局繼續在這個宅子裏找出步槍三枝，手槍一枝，子彈萬發，烈性爆炸毒品若干瓶及舊書堆中，還有槍支的零件。據說是同住的德人馬德所有，這位軍火商人却並沒有被提名而提到集中營裏去，也沒有隨同另外的十四位戰犯一同在三十日飛送到上海。

語問：

「你正式官職？」

「孟昭楹科長又這樣問。」

「德國警察總監駐華北文家報代表。」

他講他在中國的歷史。一九三九年來到中國，在上海作特務工作。一九四三年到北平，四五年初到東京。德國降後，他聽說日人要抓他，又用假護照在七月六日到平。兩天後因為嫌疑被日人抓起，因病暫住醫院，到日本投降後，他才設法逃住在這一天被提的唐家，一直住了兩年。他說，日本人提他的原因是他要舉出與納粹合作的中國人的名字。德國和日本從來沒有好過，彼此互不信任，各人打各人的仗。

「你有武裝嗎？」

「戰爭已然完了，要武器作什麼用？」

這位遠東第一號納粹

粹苦笑着說，這兩年來他掉了八十磅肉，他笑的時候，只有骨節在顫動。過了兩天，警察局繼續在這個宅子裏找出步槍三枝，手槍一枝，子彈萬發，烈性爆炸毒品若干瓶及舊書堆中，還有槍支的零件。據說是同住的德人馬德所有，這位軍火商人却並沒有被提名而提到集中營裏去，也沒有隨同另外的十四位戰犯一同在三十日飛送到上海。

「你的正式官職？」

「孟昭楹科長又這樣問。」

「德國警察總監駐華北文家報代表。」

他講他在中國的歷史。一九三九年來到中國，在上海作特務工作。一九四三年到北平，四五年初到東京。德國降後，他聽說日人要抓他，又用假護照在七月六日到平。兩天後因為嫌疑被日人抓起，因病暫住醫院，到日本投降後，他才設法逃住在這一天被提的唐家，一直住了兩年。他說，日本人提他的原因是他要舉出與納粹合作的中國人的名字。德國和日本從來沒有好過，彼此互不信任，各人打各人的仗。

「你有武裝嗎？」

「戰爭已然完了，要武器作什麼用？」

這位遠東第一號納粹

粹苦笑着說，這兩年來他掉了八十磅肉，他笑的時候，只有骨節在顫動。過了兩天，警察局繼續在這個宅子裏找出步槍三枝，手槍一枝，子彈萬發，烈性爆炸毒品若干瓶及舊書堆中，還有槍支的零件。據說是同住的德人馬德所有，這位軍火商人却並沒有被提名而提到集中營裏去，也沒有隨同另外的十四位戰犯一同在三十日飛送到上海。

「你的正式官職？」

### 第一次的集中

北平的納粹德僑集中管理所在德國小學，已有兩年集中了。第一次在去年六月十日，在五百德僑中集中了一百三十九人。這都是納粹，德政府人員，記者及有害地方治安的人，他們也自己表示願意能乘一條船回去。第二次在今年八月一日開始登記，那大批留用的德人，也都指定回國集中。

第一次集中的時候，我會到那裏去，看到海通社記者阿布薩根(Abshagen)正和另外三個人打字辦公，阿氏五十六歲了，另外有一個三十五歲的桑克

我知道他說的另外一種法西斯政制是什麼，他仍對一位美國記者這樣嚴厲地說。一從我自由主義立場說，我也許是比較喜歡美國的，但蘇聯是世界上最的一個新興國家，我對他也保有着無限的興趣與幻想。若從方式方式來講，母寧說我是喜歡美國的。

北平僑民會主席是史特爾資，他在中國四十年，已過八十歲，所以免於集中，他却跑來跑去為大家奔走。警局的管理局說，他們一百多人以富濟貧，確能做到同舟共濟。聯總

我們看到一位前駐日大使奧脫在報上，在

一九四三年代表德國主持日德義同盟，又以大使資格主持日本使館的陸軍參贊，一九四四年來平，日本投降後，一九四六年他奉命回國，飛日出席日本戰犯法庭作證人，去年九月才返平。警局金科員要他來協助德僑。他表示自己願意回國去看一

北京大學德文教授霍福民，他自稱是漢學家，在北平研究中文五年，又在南京住過二年，他說：「我喜歡中國，我不願意回去。中國的青年很好，北大的胡適校長也代我請求留用，我能讀中國李白、杜甫、王維的詩，我能背他們的五十多首，我還可以作賦。」(北大另一德國教授名魏德明，是介紹中國文化最多的魏禮賢之兒子)。

然而，他和這樣的一羣資格相同的人仍然

是悲運了。他們不願意再去受戰敗國的生活，但是這是中國的法律，也是同盟國的要求。這裏面為中國有名的機關服務的，包括有：

福克斯 燕大滿蒙文教授  
西伯里 石景山鋼鐵廠煉焦爐技師

麵粉，菜金是二千五百元，多半是國人代窮人付出。不用廚子，女人們輪流下廚房利用着一個大火，露天的食堂收拾得十分乾淨，自製的香腸，番薯片，簡單而營。他們無償供給警員們的早飯，中餐可以付五百五十元一客，(一九三六年的五百五十元!)晚飯則不供給。有一位德國醫生每天來檢查衛生，各人出入自由，但晚八時必須歸來，每天准許五個家庭去看電影，每人攜同的錢只准二百五十個美金。

而對這個日爾曼人，我想起在西郊日本人每家廿一個小火爐的集中，我想起「四強」之一的華僑在國外比集中還不如的苦境。...

從今年八月一日再度集中的有二十三戶，七十人。這次的集中區是舊義國大使館。這是美軍駐過的區域，外表是雄偉的洋房，而內部不知被誰洗劫一空，除了地板很整潔之外，連頂燈都已不知去向。聯總沒有給麵粉，集中營沒有修復，所以報到的人也不能集中，只有二位留平的德僑保證隨傳隨到。

我們看到一位前駐日大使奧脫在報上，在

一九四三年代表德國主持日德義同盟，又以大使資格主持日本使館的陸軍參贊，一九四四年來平，日本投降後，一九四六年他奉命回國，飛日出席日本戰犯法庭作證人，去年九月才返平。警局金科員要他來協助德僑。他表示自己願意回國去看一

北京大學德文教授霍福民，他自稱是漢學家，在北平研究中文五年，又在南京住過二年，他說：「我喜歡中國，我不願意回去。中國的青年很好，北大的胡適校長也代我請求留用，我能讀中國李白、杜甫、王維的詩，我能背他們的五十多首，我還可以作賦。」(北大另一德國教授名魏德明，是介紹中國文化最多的魏禮賢之兒子)。

然而，他和這樣的一羣資格相同的人仍然

是悲運了。他們不願意再去受戰敗國的生活，但是這是中國的法律，也是同盟國的要求。這裏面為中國有名的機關服務的，包括有：

福克斯 燕大滿蒙文教授  
西伯里 石景山鋼鐵廠煉焦爐技師

一個矮小的德國人名叫秀爾，他為了被遣送，甚至有點神經質地喊道：

「每一個國家都是有好人和壞人的。我不過一個住在爪哇的商人，我又到了中國，戰爭與我有什麼關係，但為了我是一個德國人，我先被德國人抓起來了，今天又被中國集中了。德國是對中國沒有放過一槍的國家呀。」

「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呢？我有我的商業，我看到英文時事日報上說：中國有很多學生也不願意離開德國呢，人民之間沒有什麼仇恨呀！關於這些，讓一個作家，寫三四本書也不會寫完的。」

這些人在八月底被送到上海轉到德國去，是不是到德國還是再為美軍服務，還是一個謎

河專家 蒲世德 有名的黃

胡章甫 有名的婦

科專家 梅凱爾 有名的X

光專家 義克理 有名的外

科專家 柏爾芝 啓新洋灰

公司工程師 曼因 海通社社長



# 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胡慎明

## 一 苦痛的開始

回到故鄉，整整兩年，幹着一個不大不小的工作。親戚、朋友、同學、故交，經過了八年的遠別，顯得特別的親切。於是在家中，常有各種身份的來客，高談闊論，無所不包。

今年四月正是w市選參議員高潮膨脹的時候。我是本地人，在地方上，因為先人的餘緒，略有點小名氣，親戚朋友，一再的慫恿。我雖是一個不大熱中的人，可是也受他們說動，終于決定參加競選。他們所持的理由，歸納起來，不外：(一)你是本地人，要為桑梓造福爭取權利。(二)你資歷學歷都很有，朋友又多，黨政軍長官熟識的也很少，競選一定可以有把握。(三)選出來，就公認是為人民謀幸福，申疾苦；就私說，可以借此廣交遊，露頭角。開會時放幾下空砲，可以爭取權威參議員的地位，公營的縣銀行合作社以及各種企業組織，少不了你的理事、監事。只要你本身肯活動，這正是一個搭板與橋樑。(四)你沒有錢，我們來幾個同學(經商的)幫忙支持，沒有問題，只管放手去幹。在這種半逼半捧的場合下把我套上了響頭。於是我開始活動起來，朋友同學親戚們也都隨着忙起來。這不可忘的痛苦的回憶，我一句不假的自白如左。

## 二 區保甲與警察局的權威

競選是由下而上的基層工作。我參加的一區正是w市最繁榮的一區，大官鉅商，都在這兒集中。技巧這區區長是我中學的同學。當我去拜訪他，第一次談起我參加本區選舉的事，他就告訴我：「你何必在這區呢？這兒有名望的黨團軍政學商工總有三四十位，他們錢勢俱備，你犯不上和他們拚！每一區區長，他們錢那不行呀！轉一區戶口沒有住六個月以上，不能算公民呀！」他笑着道：「這有什麼關係？戶口上倒算上半年就是。」經過了兩小時的長談，為了我免人攻擊我的戶口，為了他是我的同學，他承認認所、持的三個名額中

有我一個；於是我轉別的區了。他指示我十一個保長一百多個甲長都要認識一下。這是最重要的工作。

跟着我去拜訪我們的市長。他是我的老大哥。我告訴他，我參加競選，請他支持。他袖面春風，絕對幫忙。可是他只能背後有那麼點意思，不敢表白出來。

警察局長也是一個不能漏掉的單位，他掌管着全區的戶籍警，都是與老百姓直接有關的。可是不認識這市府的科長、警察局長、區長、商會的主席和理事，幾個地方上有力的士紳。大家酒醉飯飽，哈哈一陣，都說「絕對幫忙」。至于各人心裏究竟如何，祇有天曉得！

這時各候選人紛紛出動了。今天你請第一保全區保甲長，明天我請第二區。幾家大的餐館，全是我們競選最激烈的十幾個人輪流包了。照例帖子發出去，再催一遍，於是短掛長袍，打铁的、賣香煙的、拉板車的、各式各樣的甲長們都來了。競選的人，都是當過不小不小的官來的。官架子擺大了，他們不樂意。對他們太卑躬折節，他們又說你不夠格。於是敬酒敬煙，鬼吹一頓，呼叫笑鬧，然後自己講一講競選的話，把預先印就的介紹書、宣傳單；每人發了一大堆。總之要請全力幫忙，向老百姓介紹，強迫投票。等到吃完了，出了餐廳門，你就可以聽到他們的高談闊論：「這個人像很行樣」，「樣子長得兇得很」，「今天這酒席只怕要三十萬一桌吧」，「活見鬼，吃了幾十頓，幫忙誰，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是X X X請客」，「……」。

可是事實上，他們也確有權威。我會隨着甲長們一路去查戶口，藉便作自己的宣傳工作。甲長能掌握住的全是窮老百姓。他告訴他們：「X X X日要去投票選參議員呀！」老百姓莫明其妙：「甲長：我們不曉得呀！選那個呢？」於是甲長拿了我一張小旗牌交給他：「就選這位X X X先生，你把這旗牌和公民證書放在一起，不要弄丟了！」「是的，是的，甲長，我們一定好好留心」。

警察局對我是一付，無可無不可。區長是全力支持

可是保甲長就說不一定。一連上十天，忙得不得開交，算是全體保甲長都請過了客，有了點初步的認識。候選的人用了多少錢，那幾個受人支持，那幾人有力量，各人肚裏自己明白。每人身上都有個拍紙簿，連上馬桶的時候，都在計算票數，計算幹部，預定計劃。每個人每天都在街上跑，看見了熟人就拜託，身上荷包裏放着各式的宣傳單子，和名片，見了人就發一些，拜託拜託。保甲長老爺那兒，儘管他們住的是蓬門破戶，儘管你穿的是西裝革履，可是要常常去扯談扯談，由他們那兒可以知道，誰在如何活動，誰在某地請客，誰送了一套西裝給市長，誰在誇說投一張票送兩斤油……等等消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回得家來，幾個好朋友圍着吃飯，像是知無大敵的參謀會議一樣，連自己家裏的用人和奶媽，也成了參謀；他也可以告訴你許多民間消息，他們也可以去拉街坊熟人的票。

## 三 黨團活動力的偉大

競選是黨團最熱心的活動。參加的候選人，固然十分之八都是黨員，可是在黨團內工作的人，才能受到黨團的支持和補助。我們這一區參議員的名額只有三個，可是黨團有兩位科長參加，市黨部內也有三位秘書科長參加，縱然三個名額都是他們佔了，他們自己也得競爭。這樣一來，為難得很。市長是黨部支持出來的，區長是團部支持出來的，還有一股地方上的士紳力量，他們擁護本地人。於是我們幾個本地人，雖然也是黨過黨政軍界，在這時却變成了一「地方賢達」，成了黨團工作的勁敵與對頭。在競選過程中，團的工作比黨更有力量。團員多半是年青的幹部，肯在外面拋頭露面的去攬路子，與下層聯絡。於是一般地面上的蛇頭、地痞，都樂為所用。善良的人躲藏了起來。黨團工作幹部務必當選，成了對老百姓的一種心理威脅。這種威脅，使得一般所謂地方賢達派受了很大的影響。因，保甲長生怕得罪了黨團工作人員，將來吃罪不起。在我那市一區，傳出了謠言，說是政府已有計劃，黨一位，團一位

，地方賢達一位。但是事實上常有出乎意外的冷門，要揭曉之後才能知道。

### 四 騎虎難下的花錢與費力

原定要開選的日期只有三天了。而政府一紙公文，宣佈延期半月。這使得所有競選的人，惶然失措。我說吧：半月左右的忙碌與奔走，東挪西扯朋友借來的金錢，已用到千萬元以上，一股熱烈的興趣與信心，一聽說延期了，心頭感到空虛惶恐。接着政府宣佈公共機關學校團體，可以造冊子領公民證投票。這一下，局勢完全改變。因為我這一區民衆只有二萬六七千人，可是有些公共戶如中學，醫院，兵工廠，加起來有一萬多人。那麼誰能抓住這些公共戶的票，誰就有當選的希望。這騎虎難下的局勢，只有拚命，再努力下去。我朋友介紹去拜訪那些中學的校長，醫院的院長，兵工廠的廠長……

。所有參競選的人都看清楚了這點而努力，搬面子，憑關係，再……同時還要繼續努力去維持你過去所做的保甲工作。這延長的半月，在極度緊張與極度疲憊的心情中，慢慢的過去。競選的人，在街上常常碰面，在保甲長與地保的碰見，在院長校長的辦公室裏也常常見面，於是，相安着苦楚，互相推測，互相恭維，互相揶揄，……彼此此心照不宣。

經過了這許多競選的本人和幫忙的人，所造成的選舉軍潮，把w市鬧得風風一片，家家戶戶都知道了這些競選的熱態。公共戶的冊子，所報的人數年齡全是不真實的，像雪片一樣送到區公所請領公民證。我背着區長，他很關心的問我：「那幾間機關是你活動得有把握的！」我只有苦笑。我說：「客是請了的，他們當面也是說完全幫忙，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幫忙，事實上，又聽說主席某某去活動過，某委員又替某人曾經請過客，誰都不敢說有把握。」這些冊子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的，是專為這次選舉而造的，是專為這機關首長實人情給某人而造的。區公所爲難了：不發公民證罷，那些機關首長，人訂着要，他負責。全發了罷，又不知道這些票將要投到那一個人的身上。我們三個受着市長區長支持的人，被人公開的攻擊與造謠，造出些無中生有的是非。總之，競選不擇手段，在這時顯出了殘恨嫉殺的局面。於是無頭的信件，飛到了候選人手中；威脅的語言，傳到了保甲長的耳朵裏。我們這區，有個最有

錢的商人，爲競選已經花去了三四千萬，可是禁不起兩次書而威嚇，一次四個人上樓拿出手槍，教訓了他一頓，於是他就氣餒了，打了退堂鼓。我也成了勁敵之一，可是因爲我的朋友關係多，自己在軍政界也混了十幾年，目前又有一家報紙爲我撐腰，直接對我威脅還不敢，但背後却在儘量破壞。於是賢能的正人，都退避三舍，不敢出來競選。有的報了名活動了一個短時候，便知難而退了。賤下的只有我們七八個人是最有力量的。短兵相接，勾心鬥角，弄得烏煙瘴氣。至高無上的流氓，大流氓，小流氓，正在大顯神通。

### 五 當地政府的態度

我常跑到市長那兒，告訴他這些亂七八糟的情形。可是他滿不在乎，笑嘻嘻地說：「這有什麼辦法，中國的民智太落後，馬馬虎虎選過了算了」。果然，各部門努力辦手續的結果，總算在馬馬虎虎的情形下，完成了這「民主」的過程。

黨政特別小組時常在開會，可是每一次得不着協議，因爲黨團就有五六個人參加，市長是怕得罪人的好人。最後，大勢所趨，黨團也只求各佔一席，但還還是要看個人的活動與努力。

在黨團工作參加競選的人，除開黨團方面多派些幹部幫忙跑腿外，用錢還是靠自己，黨團是毫無津貼的。這些秘書科長們，平素就很充裕，一次選舉，甚至老婆的金鑰子也掉換了。

各保都在開保民大會了，這正是競選者宣傳的機會。於是代表黨團的也去了，代表團部也去了，我們以「地方賢達」來實的身份也去了。保長知道這些都是有作用而來的，於是請我們一個換一個上去演講。聽講的一兩百保中的民衆，都在瞪目結舌的望着。一套一套的甜言蜜語，空頭支票，隨着一張利口在翻飛。

臨選的前三天，市長、區長、保長、區代表都奉命到各家去查公民證還在不在。因爲有被人收買的謠言。同時另外有一區有位小學校長和黨高幹部正在利用勢力去收集公民證而被其他候選人告發了。我們這一區還好，雖然有收的，是佔少數。買的情形還沒有。

### 六 激烈的投票場面

投票的一天終於到了。先一天的晚上，我召集了一

個茶會，所到的七八十人都是幫忙的各式各樣的人物，熱烈的討論着明天的辦法。例如，誰在選場前發名片啊？作宣傳啊？誰到保甲上去催老百姓投票啊？誰在茶館酒館招待啊？……於是自行車租了十幾輛，當天晚上派人出去貼標語，扯過街橫布，直鬧了一個通宵。

一清早，都出動了。十幾個競選人的隊伍，都是騎着自行車，像穿梭一樣，跑來跑去。街頭巷尾的紅綠標語，貼滿了。三個選舉場都開始投票了。老百姓陸續的在來，這都是保甲長去催來的，手裏拿着一張公民證，公民證上還拿了一張名片，這名片也有我的也有他們的，這就是各人兩月來活動的結晶品。照規定，候選人不能入場，還要在百碼以外，才能逗留。我最早出來的時候，不敢入場。後來聽說某人某人都進了場在親自指揮，我想：壞了，非進去看看不可。

果然壞了。第一場，參加競選的一位將級軍人，帶了四五百名傷兵，這些是公共戶，都有投票權。可是他們投過了票，也不離開，在選場中，威脅嚇詐。於是老百姓進場投票，他們代替他們寫名字。你報的是XXX，他們却督着代書人，寫成另外一人。這兒是軍事力量在發展，黨團且爲之減色，何況我們。我忙忙告訴區長，叫他設法。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市長也沒有辦法。

第二場情形稍好一點。幾位參加競選的團內工作者帶着手槍。正在選舉場門口，大肆活動。團員們全部出動了，當然比傷兵文明多了，他們勸導老百姓投XXX的票，請到X地去吃茶休息，請到X地去吃碗麵。可是我活動的幾保，正在這兒投票，像潮水一樣的人湧進去，全是寫我的票。他們慌了，使盡了各種方法，來減低壓制我的活動。

第三場是XXX一人的天下。聽說他頭一天晚上，就派了他所認爲基本的幾個保的保甲長，收了一晚上的公民證，收了一千幾百張。同時準備了男子五十女子五十，組成了兩個投票隊，由清晨起即在一家餐館吃早點後，輪流頂替着去投票。於是這一支隊伍，像穿花蝴蝶一樣，進進出出，出出進進，他的工作同志們，在做護航的工作。選舉場內，監視的，代書的，發票的，……全是半睜半閉的眼，任你們去各顯神通。

一個上午就這樣緊張忙中過去了。我的家中川流不息的都是人。休息了一個鐘頭，他們說不行呀，我們下午要去收公民證。XXX已經動手一萬元一張，要加緊努力。上午的情勢使我的局面，由第一流而降成第三

四流。好吧！下午再努力一下力，各處去催人投票。我決定寧可選不上算了，不要拿上去買公民證。下午再出動，投票的人漸漸減少，公民證都被幾個候選人收去了或者買去了。後來的報告，則稱就是花上也買不到公民證了。但是經過上百人的努力，下午又投了二三百票進去了。投票時期截止了，要到晚上才開票。這一天的辛勞，暫時可以休息，這個謎尚未揭穿。大家圍着我七言八語，有的說你太忠實了，競選不能講道義，上午就該再拿幾百票去買公民證就好了；有的說有希望或者是第三名；有的說至少有兩千五百票，有的說不行呀！臨時的票都有變動呀！甲休長們多數是滑頭，只有幾個真心在幫你忙的；有的說今天一天館子裏開了二十幾桌，不曉得是些什麼人混進來就吃，我們也認不清是不是自己的人。我苦笑着。我說大家休息一下吧！可是他們不休息，馬上擠到市政府去聽唱票去了，我實在疲倦極了，我的妻勸我洗了澡早點休息一下，有消息他會告訴我的。

### 七 失敗者與選後餘波

半夜裏，陸續地回來了許多人，大家都嗒然若喪，我知道我失敗了。一位朋友非常激昂：「他媽的，氣死人，XXX第一，XXX第二，XXX第三，你成了候補，只差第三名把票——唉！」「有弊！」「全是假！——一片嘆息聲。在選出的三個人中第一名就是一用傷兵的軍人，第二名是組織投票隊的黨高級幹部，第三名是發動團員的團工作者。

事情是過去了，連着幾天，市長、區長、幾位當選的參議員都來看着我，表示一點慰借。因為競爭過熱了，總還是朋友。他們常常請我的客，看戲吃飯，沖淡我的心思。

可是波瀾起了，另外幾位競選失敗者，搜集了許多證據，擬具了狀紙，到法院告了市長區長及幾位當選者，約我在狀紙上去蓋個章。可是我拒絕了。我想：何必呢？大家都是時常見面的朋友，競選在民主程度不夠的中國根本就是鼓勵舞弊，放個馬後炮告一狀，也走必就能推翻。縱然推翻了，要重選，我也要退避三舍了。朋友們有的又責備我：「你就是太講人情，推翻了是主持正義，重選你絕對有把握呀。」我不願再在這個污濁的潮流中捲來捲去，參議員能給我什麼？我決心離開這兒，我的事業前途，在向我的招手！當我要走的那兩天，競選失敗者正和市長們在對簿公堂。

### 八 從小選看大選

市參議員的選舉，當然是微乎其微的小事。目前，在全國炮火聲中，正瀾漫着「大選」的氣流。現在政府已決意如期開選，有幾個粉飾太平的都市，正在如火如荼的競爭。從我的經驗，我真爲這一次大選擔心。「選賢與能」，在這種場合下，究竟如何辦到？

### 來函照登

開讀貴報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第二卷第十七期讀者投書「黔西情形」其第二項稱：「貴州政府不知何故積極提倡新社會建設協會（即幫會）之組織。數月來風起雲湧，遍及城鄉。此種組織大皆爲各地土豪劣紳所把持，其中自有不少包庇煙賭盜匪情事，而參加者不惜賣耕牛豬種以繳入會費（因爲不入會就缺吃空子），故原有之保甲組織完全解體，農村經濟社會之危機更形加甚。學生教師都稱大哥哥兄弟」各等語。查本會於上年十月正式成立，呈准社會部立案，會章載明有正確之宗旨，本會非幫會組織，亦不組織幫會。省分會籌備時即鄭重聲明，登載各報紙及本會主編之新社會旬刊。幫會份子參加本會爲會員，係以個人身份加入，決不能以幫會名義活動。至開山立堂結盟收徒，迭經本會嚴厲禁止，凡本會會員均可隨時檢舉。該投書讀者，竟指本會爲幫會，此與耳食何異。再查黔西區會，係六月二十日在黔西中正公園大禮堂正式成立。到會者有各機關首長、各學校代表、及區會會員共六百餘人。縣府社會科長葉壽昌、青年團幹事黃自民、十二臨教院王指導員等，均分別致詞，語多嘉勉，對該會表示熱烈贊助。若謂土劣把持，包庇煙賭盜匪，保甲組織解體，農村發現危機，學生教師亦稱哥哥兄弟等，如果屬實，則該會已爲國家社會及明教中之罪人，縣府黨團及各機關學校，何至參加贊助？且本會會員申請入會，審核甚嚴，該區會在六期成立，僅徵集會員一百九十八人。以一縣之大，僅徵得如許之合格會員，而謂風起雲湧，遍及城鄉，參加者賣耕牛豬種以繳會費，其誰信之？此種捏造黑白，淆亂聽聞，與事實大相逕庭。誠恐傳聞失實，致如會參殺人。特據實函達，敬請貴報刊惠子更正，以正視聽，實感公感。此致觀察週刊編部公鑒。

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貴州分會書記長陳星初

### 關於「美國人的性格」

（通信）

孝通先生：昨天在觀察二卷廿二期看見大作「頁了氣體的門」，開篇兩節裏就有兩個大錯，不敢不奉告。第一節說「顯然的歪曲了歷史，即使沒有歪曲，也不免是斷章取義」。邱吉爾說「他身體流着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的母親是美國紐約的 Jennie Jerome，當然可以說他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說的史實，並沒有歪曲歷史，也沒有斷章取義。

第二節說「德海名字裏有個 North，這並不錯。但你解說錯了。你說「原來他是 North 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奉命來鎮壓美國獨立的」。歷史上並沒有這樣一位將軍。小德海說的大概是指美洲獨立時的英國首相 Lord North。當時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喬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Lord North。

先生既發憤寫「美國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讀一些美國人知道的歷史。如上述兩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識。若不改正，必遭讀者譏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 原諒。

胡適 廿六年八月廿五日  
此信是我南飛前一夕寫的。寫了後，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覺得朋友有切磋之責，故補寄上。乞恕！適之（廿六年九月八日）。

### 一

適之老師：（前略）我說「歪曲歷史」和「斷章取義」原是想說：從歷史的過程說，美國人的血是在歐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想把自已的「血的倒流」來標榜，用意是想去歪曲 O. bend 一般對於歷史的成見。他自己的個例是歷史上的「斷章」，少數例外之意，用以取義，使美國人聽來高興。行文不慎，以致讀來不易十分清楚。

懷德海教授的論事是他和我說的，我沒有問清楚底細，把爵士成了將軍，罪甚。  
孝通 廿六年九月十日

